

# 魏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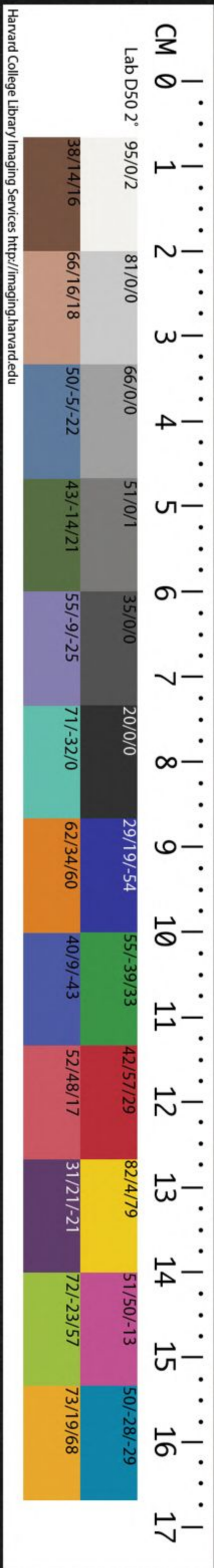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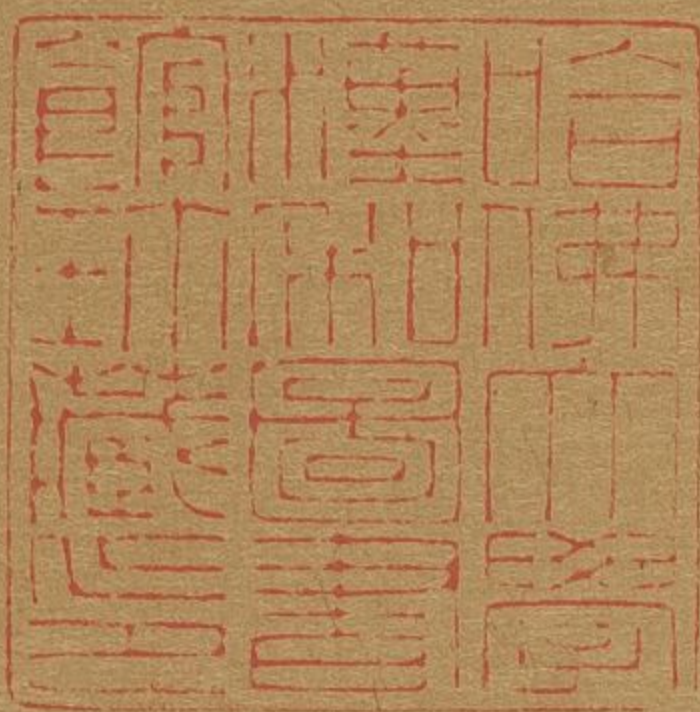
## 卷一百八十二之九



22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 禮志四之二 第十一

哈佛大學漢和國書館珍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世宗景明二年夏六月祕書丞孫惠蔚上言臣聞國之大禮莫崇明祀祀之大者莫過禘祫所以嚴祖敬宗追養繼孝合享聖靈審諦昭穆遷毀有恒制尊卑有定體誠懃著於中百順應於外是以惟王剏制爲建邦之典仲尼述定爲不刊之式暨秦燔詩書鴻籍泯滅漢氏興求拾綴遺篆淹中之經孔安所得唯有卿大夫士饋食



之篇而天子諸侯享廟之祭禘祫之禮盡亡曲臺之記  
戴氏所述然多載尸灌之義牲獻之數而行事之法備  
物之體蔑有具焉今之取證唯有王制一簡公羊一冊  
考此二書以求厥旨自餘經傳雖時有片記至於取正  
無可依攬是以兩漢淵儒魏晉碩學咸據斯文以爲朝  
典然持論有深淺及義有精浮故令傳記雖一而探意  
乖舛伏惟孝文皇帝合德乾元應靈誕載玄思洞微神  
心暢古禮括商周樂宣韶濩六籍幽而重昭五典淪而  
復顯舉二經於和中一姬公於洛邑陛下睿哲淵凝欽  
明道極應必世之期屬功成之會繼文垂則寔惟下武

而祫禘二殷國之大事蒸嘗合享朝之盛禮此先皇之  
所留心聖懷以之永慕臣聞司疑宗初開致禮清廟敢

竭愚管輒陳所懷謹案王制曰天子植禘祫禘祫嘗祫  
蒸鄭玄曰天子諸侯之喪畢合先君之主於祖廟而祭  
之謂之祫後因以爲常魯禮三年喪畢而祫於太祖明  
年春禘於羣廟自爾之後五年而再殷祭一祫一禘春  
秋公羊魯文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太廟傳曰大事者  
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何休曰陳者  
就陳列太祖前太祖東鄉昭南鄉穆北鄉其餘孫從王



魏書卷一百之三十一 禮志  
二  
父父曰昭子曰穆又曰殷盛也謂三年禘五年禘禘所以異於禘者功臣皆祭也禘猶合也禘猶諦也審諦無所遺失察記傳之文何鄭禘之義略可得聞然則三年喪畢禘祭太祖明年春祀遍禘羣廟此禮之正也古之道也又案魏氏故事魏明帝以景初三年正月崩至五年正月積二十五晦爲大祥太常孔美博士趙怡等以爲禘在二十七月到其年四月依禮應禘散騎常侍王肅博士樂詳等以爲禘在祥月至其年二月宜應禘祭雖孔王異議六八殊制至於喪畢之禘明年之禘其議一焉陛下永惟孝思因心卽禮取鄭捨王禘終此晦

來月中旬禮應大禘六室神祔外食太祖明年春享成禘羣廟自茲以後五年爲常又古之祭法時禘並行天子先禘後時諸侯先時後禘此於古爲當在今則煩且禮有升降事有文節通時之制聖人弗違當禘之月宜減時祭以從要省然大禮久廢羣議或殊以臣觀之理在無恠何者心制旣終二殷惟始禘禘之正寔在於斯若停而闕之唯行時祭七聖不聞合享百辟不覩盛事何以宣昭令問垂式後昆乎皇朝同等三代治邁終古而令徽典缺於昔人鴻美慚於往志此禮所不行情所未許臣學不鈞深思無經遠徒閱章句篋爾無立但飲



澤聖時銘恩天造是以妄盡區區冀有塵露所陳蒙允  
請付禮官集定儀注詔曰禮貴循古何必改作且先聖  
人遵綿代恒典豈朕冲闇所宜革之且禮祭之議國之  
至重先代碩儒論或不一可付八座五省太常國子參  
定以聞七月侍中錄尚書事北海王詳等言奉旨集議  
僉以爲禘祫之設前代彝典惠蔚所陳有允舊義請依  
前剋敬享清宮其求省時祭理實宜爾但求之解注下  
遍列國兼時奠之敬事難輒省請移仲月擇吉重聞制  
可

十一月壬寅改築圓丘於伊水之陽乙卯仍有事焉

延昌四年正月世宗崩肅宗卽位三月甲子尚書令任  
城王澄奏太常卿崔亮上言秋七月應祫祭于太祖今  
世宗宣武皇帝主雖入廟然烝嘗時祭猶別寢室至於  
殷祫宜存古典案禮三年喪畢祫於太祖明年春禘於  
羣廟又案杜預亦云卒哭而除三年喪畢而禘魏武宣  
后以太和四年六月崩其月旣葬除服卽吉四時行事  
而猶未禘王肅韋誕並以爲今除卽吉故特時祭至於  
禘祫宜存古禮高堂隆亦如肅議於是停不殷祭仰尋  
太和二十三年四月一日高祖孝文皇帝崩其年十月  
祭廟景明二年秋七月祫於太祖三年春禘於羣廟亦



魏書卷一百之三 禮志 四  
三年乃祫謹準古禮及晉魏之議并景明故事愚謂來  
秋七月祫祭應停宜待年終乃後祫禘詔曰太常援引  
古今並有證據可依請

熙平二年三月癸未太常少卿元端上言謹案禮記祭  
法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夏后氏亦禘  
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冥祖契而  
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鄭玄注大禘  
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  
配用有德者自夏以下稍用其姓代之是故周人以后  
稷爲始祖文武爲二祧訖於周世配祭不毀案禮嚳雖

無廟配食禘祭謹詳聖朝以太祖道武皇帝配圓丘道  
穆皇后劉氏配方澤太宗明元皇帝配上帝明密皇后  
杜氏配地祇又以顯祖獻文皇帝配雩祀太宗明元皇  
帝之廟旣毀上帝地祇配祭有式國之大事唯祀與戎  
廟配事重不敢專決請召羣官集議以聞靈太后令曰  
依請於是太師高陽王雍太傅領太尉公清河王懌太  
保領司徒公廣平王懷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  
中中書監胡國珍侍中領著作郎崔光等議竊以尚德  
尊功其來自昔郊稷宗文周之茂典仰惟世祖太武皇  
帝以神武纂業剋清禍亂德濟生民功加四海宜配南



魏書卷百之三 禮志 五  
郊高祖孝文皇帝大聖膺期惟新魏道刑措勝殘功同  
天地宜配明堂令曰依議施行

七月戊辰侍中領軍將軍江陽王繼表言臣功總之內  
太祖道武皇帝之後於臣始是曾孫然道武皇帝傳業  
無窮四祖三宗功德最重配天郊祀百世不遷而曾玄  
之孫烝嘗之薦不預拜於廟庭霜露之感闕陪奠於階  
席今七廟之後非直隔歸胙之靈五服之孫亦不霑出  
身之敘校之墳史則不然驗之人情則未允何者禮云  
祖遷於上宗易於下臣曾祖是帝世數未遷便疎同庶  
族而孫不預祭斯之爲屈今古罕有昔堯敦九族周隆

本枝故能磐石維城禦侮於外今臣之所親生見隔棄  
豈所以楨幹根本隆建公族者也伏見高祖孝文皇帝  
著令銓衡取曾祖之服以爲資蔭至今行之相傳不絕  
而況曾祖爲帝而不見錄伏願天鑒有以照臨令皇恩  
洽穆宗人咸敘請付外博議永爲定準靈太后令曰付  
八座集禮官議定以聞四門小學博士王僧奇等議案  
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然則太祖不遷者尊王業之初基二祧不毀者旌不朽  
之洪烈其旁枝遠胄豈得同四廟之親哉故禮記婚義  
曰古者婦人先嫁三月祖廟未毀教於公宮祖廟既毀



教于宗室又文王世子曰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不忘親也親未絕而列於庶人賤無能也鄭注云赴告於君也實四廟言五者容顯考爲始封君子故也鄭君別其四廟理協二祭而四廟者在當世服屬之內可以與於子孫之位若廟毀服盡豈得同於此例乎敢竭愚昧請以四廟爲斷國子博士李琰之議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鄭氏注昭穆咸在謂同宗父子皆來古禮之制如其廣而當今儀注唯限親廟四愚竊疑矣何以明之設使世祖之子男於今存者既身是戚蕃號爲重子可得賓於門外不預

碑鼎之事哉又因宜變法禮有其說記言五廟之孫祖廟未毀爲庶人冠娶必告死必赴注曰實四廟而言五者容顯考始封之君子今因太祖之廟在仍通其曾玄侍祠與彼古記甚相符會且國家議親之律指取天子之玄孫乃不旁準於時后至於助祭必謂與世主相倫將難均一壽有短長世有延促終當何時可得齊同謂宜入廟之制率從議親之條祖祧之裔各聽盡其玄孫使得駿奔堂壇肅承禘祫則情理差通不宜復各爲例令事事舛駁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侍中尚書左僕射元暉奏臣等參量琰之等議雖爲始封君子



又祭統曰有事於太廟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鄭注云昭穆謂同宗父子皆來也言未毀及同宗則共四廟之辭云未絕與父子明崇五屬之稱天子諸侯繼立無殊吉凶之赴同止四廟祖祧雖存親級彌遠告赴拜薦典記無文斯由祖遷於上見仁親之義疎宗易於下著五服之恩斷江陽之於今帝也計親而枝宗三易數世則廟應四遷吉凶尚不告聞拜薦寧容輒預高祖孝文皇帝聖德玄覽師古立政陪拜止於四廟哀恤斷自總宗卽之人情冥然符一推之禮典事在難違此所謂明王相洽今古不革者也太常少卿元端議禮記祭法

云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遠廟爲祧有二祧而祖考以功重不遷二祧以盛德不毀迭遷之義其在四廟也祭統云祭有十倫之義六曰見親疎之殺焉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別父子遠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是故有倫注云昭穆咸在同宗父子皆來指謂當廟父子爲羣不繫於昭穆也若一公十子便爲羣公子豈待數公而立稱乎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祖廟未毀雖爲有所援引然與朝議不同如依其議匪直太祖曾玄諸廟子孫悉應預列旣無正據竊謂太廣臣等愚見請同僧奇等議靈太后令



曰議親律注云非唯當世之屬籍歷謂先帝之五世此乃明親親之義篤骨肉之恩重尚書以遠及諸孫太廣致疑百僚助祭可得言狹也祖廟未毀曾玄不預壇堂之敬便是宗人之昵反外於附庸王族之近更疎於羣辟先朝舊儀草創未定刊制律憲垂之不朽琰之援據甚允情理可依所執

十二月丁未侍中司空公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度支尚書崔亮奏謹案禮記曾子問曰諸侯旅見天子不得成禮者幾孔子曰四太廟火日蝕后之喪雨沾服失容則廢臣等謂元日萬國賀應是諸侯旅見之義若禘廢朝

會孔子應云五而獨言四明不廢朝賀也鄭玄禮注云魯禮三年喪畢禘於太祖明年春禘羣廟又鄭志檢魯禮春秋昭公十一年夏五月夫人歸氏薨十三年五月大祥七月釋禫公會劉子及諸侯于平丘八月歸不及於禘冬公如晉明十四年春歸禘明十五年春乃禘經曰二月癸酉有事於武宮傳曰禘於武公謹案明堂位曰魯王禮也喪畢禘似有退理詳考古禮未有以祭事廢元會者禮云吉事先近日脫不吉容改筮三旬尋攝太史令趙翼等列稱正月二十六日祭亦吉請移禘祀在中旬十四日時祭移二十六日猶曰春禘又非退



義祭則無疏怠之譏三元有順軌之美既被成旨宜卽  
宣行臣等伏度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君舉必書恐貽後  
誚輒訪引古籍竊有未安臣等學缺通經識不稽古備  
位樞納可否必陳冒陳所見伏聽裁衷靈太后令曰可  
如所執

初世宗永平延昌中欲建明堂而議者或云五室或云  
九室頻屬年飢遂寢至是復議之詔從五室及元議執  
政遂改營九室值世亂不成宗配之禮迄無所設

神龜初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太上秦公時疑其  
廟制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曰案王制云諸侯祭二昭二

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又小記云王者立四廟鄭玄云高  
祖已下與始祖而五明立廟之正以親爲限不過於四  
其外有大功者然後爲祖宗然則無太祖者止於四世  
有太祖乃得爲五禮之正文也文王世子云五廟之孫  
祖廟未毀雖爲庶人冠娶妻必告鄭玄云實四廟而言  
五廟者容高祖爲始封君之子明始封之君在四世之  
外正位太祖乃得稱五廟之孫若未有太祖已祀五世  
則鄭無爲釋高祖爲始封君之子也此先儒精義當今  
顯證也又喪服傳曰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  
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鄭玄云謂後世爲君者祖此



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已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明始封猶在親限故祀止高祖又云如親而遷尤知高祖之父不立廟矣此又立廟明法與今事相當者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注云言至子孫則初時未備也此又顯在緯籍區別若斯者也又晉初以宣帝是始封之君應爲太祖而以猶在祖位故唯祀征西已下六世待世世相推宣帝出居太祖之位然後七廟乃備此又依準前軌若重規襲矩者也竊謂太祖者功高業大百世不遷故親廟之外特更崇立苟無其功不可獨居正位而

遽見遷毀且三世已前廟及於五玄孫已後祀止於四一與一奪名位莫定求之典禮所未前聞今太上秦公疏爵列土大啓河山傳祚無窮永同帶礪實有始封之功方成不遷之廟但親在四世之內名班昭穆之序雖應爲太祖而尚在禰位不可遠探高祖之父以合五者之數太祖之室當須世世相推親盡之後乃出居正位以備五廟之典夫循文責實理貴允當考勅宗祊得禮爲美不可苟薦虛名取榮多數求之經記竊謂爲允又武始侯本無采地於皇朝制名準大夫案如禮意諸侯奪宗武始四時蒸嘗宜於秦公之廟博士盧觀議案



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士一自上已下降殺以兩庶人無廟死爲鬼焉故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是以諸侯及太祖天子及其祖之所自出祭法曰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墀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去祖爲壇去壇爲墀去墀爲鬼至於禘祫方合食太祖之宮大傳曰別子爲祖喪服傳曰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孫不得祖諸侯鄭說不得祖禰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世世祖是人者謂世世祖受封之君不得祖公子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

君不得祀別子也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愚以爲遷者遷於太祖廟毀者從太祖而毀之若不遷太祖不須廢祖是人之文明非始封故復見乃毀之節何以知之案諸侯有祖考之廟祭五世之禮五禮正祖爲輕一朝頓立而祖考之廟要待六世之君六世已前虛而蔑主求之聖旨未爲通論曾子問曰廟無虛主虛主唯四祖考不與焉明太祖之廟必不空置禮緯曰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見夏無始祖待禹而五殷人郊契得湯而六周有后稷及文王至武王而七言夏卽大禹之



身言子謂啓誦之世言孫是迭遷之時禹爲受命不毀親湯爲始君不遷五主文武爲二祧亦不去三昭三穆三昭三穆謂通文武若無文武親不過四觀遠祖漢侍中植所說云然鄭玄馬昭亦皆同爾且天子逾加二祧得并爲七諸侯預立太祖何爲不得爲五乎今始封君子之立禰廟頗似成王之於二祧孫卿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假使八世天子乃得享七六世諸侯方通祭五推情準理不其謬乎雖王侯用禮文節不同三隅反之自然昭灼且文宣公方爲太祖世居子孫今立五廟竊謂爲是禮緯又云諸侯五廟親四始封

之君或上或下雖未居正室無廢四祀之親小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此實殷湯時制不爲難也聊復標榜略引章條愚竊不足以待大問侍中太博清河王懌議太學博士王延業及盧觀等各率異見案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並是後世追論備廟之文皆非當時據立神位之事也良由去聖久遠經禮殘缺諸儒注記典制無因雖稽考異聞引證古誼然用捨從世通塞有時折衷取正固難詳矣今相國秦公初構國廟追立神位唯當仰祀二昭二穆上



極高曾四世而已何者秦公身是始封之君將爲不遷之祖若以功業隆重越居正室恐以卑臨尊亂昭穆也如其權立始祖以備五廟恐數滿便毀非禮意也昔司馬懿立功於魏爲晉太祖及至子晉公昭乃立五廟亦祀四世止於高曾太祖之位虛俟宣文待其後裔數滿乃止此亦前代之成事方今所殷鑒也又禮緯云夏四廟至子孫五殷五廟至子孫六周六廟至子孫七明知當時太祖之神仍依昭穆之序要待子孫世世相推然後太祖出居正位耳遠稽禮緯諸儒所說近循晉公之廟故事宜依博士王延業議定立四主親止高曾且虛

太祖之位以待子孫而備五廟焉又延業盧觀前經詳議並據許慎鄭玄之解謂天子諸侯作主大夫及士則無意謂此議雖出前儒之事實未允情禮何以言之原夫作主之禮本以依神孝子之心非主莫依今銘旌紀柩設重憑神祭必有尸神必有廟皆所以展事孝敬想象平存上自天子下逮於士如此四事並同其禮何至於主惟謂王侯禮云重主道也此爲理重則立主矣故王肅曰重未立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孔悝反祔載之左史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大夫及士旣得有廟題紀祖考何可無主公羊傳君有事于廟聞



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今以爲攝主者攝神斂主而已不暇待徹祭也何休云宗人攝行主事而往也意謂不然君聞臣喪尚爲之不憚况臣聞君喪豈得安然代主終祭也又相國立廟設主依神主無貴賤紀座而已若位擬諸侯者則有主位爲大夫者則無主便是三神有主一位獨闕求諸情禮實所未安宜通爲主以銘神位憚又議曰古者七廟廟堂皆別光武已來異室同堂故先朝祀堂令云廟皆四楹五架北廂設座東昭西穆是以相國構廟唯制一室同祭祖考比來諸王立廟者自任私造不依公令或五或一參

差無準要須議行新令然後定其法制相國之廟已造一室寔合朝令宜卽依此展其享祀詔依憚議

天平四年四月七帝神主旣遷於太廟太社石主將遷於社宮禮官云應用幣中書侍郎裴伯茂時爲祖祀文伯茂據故事太和中遷社宮高祖用牲不用幣遂以奏聞于時議者或引大戴禮遷廟用幣今遷社宜不殊伯茂據尚書召詔應用牲詔遂從之

武定六年二月將營齊獻武王廟議定室數形制兼度支尚書崔昂司農卿盧元明祕書監王元景散騎常侍裴獻伯國子祭酒李渾御史中尉陸操黃門侍郎李騫



中書侍郎陽休之前南青州刺史鄭伯猷祕書丞崔劼  
國子博士邢峙國子博士宗惠振太學博士張毓太學  
博士高元壽國子助教王顯季等議案禮諸侯五廟太  
祖及親廟四今獻武王始封之君便是太祖既通親廟  
不容立五室且帝王親廟亦不過四今宜四室二間兩  
頭各一頰室夏頭徘徊鷓尾又案禮圖諸侯止開南門  
而二王後祔祭儀法執事列於廟東門之外既有東門  
明非一門獻武禮數既隆備物殊等準據今廟宜開四  
門內院南面開三門餘面及外院四面皆一門其內院  
牆四面皆架爲步廊南出夾門各置一屋以置禮器及  
祭服內外門牆並用赭堊廟東門道南置齋坊道北置  
二坊西爲典祠廨并厨宰東爲廟長廨并置車輅其北  
爲養犧牲之所詔從之



魏書卷一百八之二終

置車雜其共

置其共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

禮志四之三第十二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

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

臣

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魏自太祖至於武泰帝及太皇太后皇太后崩悉  
依漢魏既葬公除唯高祖太和十四年文明太后崩將  
營山陵九月安定王休齊郡王簡咸陽王禧河南王幹  
廣陵王羽潁川王雍始平王勰北海王詳侍中太尉錄  
尚書事東陽王丕侍中司徒淮陽王尉元侍中司空長  
樂王穆亮侍中尚書左僕射平原王陸叡等率百寮詣



闕表曰上靈不弔大行太皇太后崩背溥天率土痛慕  
斷絕伏惟陛下孝思烝烝攀號罔極臣等聞先王制禮  
必有隨世之變前賢荆法亦務適時之宜良以世代不  
同古今異致故也三年之喪雖則自古然中代已後未  
之能行先朝成式事在可準聖后終制刊之金冊伏惟  
陛下至孝發衷哀毀過禮欲依上古喪終三年誠協大  
舜孝慕之德實非俯遵濟世之道今雖中夏穆清庶邦  
康靜然萬機事殷不可暫曠春秋烝嘗事難廢闕伏願  
天鑒抑至孝之深誠副億兆之企望喪期禮數一從終  
制則天下幸甚日月有期山陵將就請展安兆域以備

奉終之禮詔曰凶禍甫爾未忍所請休等又表曰臣等  
聞五帝已前喪期無數三代相因禮制始立名雖虛置  
行之者寡高宗徒有諒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康王旣  
廢初喪之儀先行卽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或虧三年  
之喪有缺夫豈無至孝之君賢明之子皆以理貴隨時  
義存百姓是以君薨而卽位不暇改年踰月而卽葬豈  
待同軌葬而卽吉不必終喪此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  
魏晉所以綱理政術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遭罔極之  
艱未慕崩號哀過虞舜誠是萬古之高德曠世之絕軌  
然天下至廣萬機至殷曠之一朝庶政必滯又聖后終



制已有成典宗社廢禮其事尤大伏願天鑒抑哀毀之  
至誠思在予之深責仰遵先志典冊之文俯哀百辟元  
元之請詔曰自遭禍罰恍惚如昨奉侍梓宮猶髣髴鬢  
山陵遷厝所未忍聞十月休等又表曰臣等頻煩上聞  
仰申誠欵聖慕惟遠未垂昭亮伏讀哀灼憂心如焚臣  
等聞承乾統極者宜以濟世爲務經綸天下者特以百  
姓爲心故萬機在躬周康弗獲申其慕漢文作戒孝景  
不得終其禮此乃先代之成軌近世所不易伏惟太皇  
太后睿聖淵識慮及始終明誥垂於典策遺訓備於末  
命聿脩厥德聖人所重遵承先式臣子攸尚陛下雖欲

終上達之禮其如黎元何臣等不勝憂懼之誠敢冒重  
陳乞垂聽訪以副億兆之望詔曰仰尋遺旨俯聞所奏  
信增號絕山陵可依典冊如公卿所議衰服之宜情所  
未忍別當備敘在心旣葬休又表曰奉被癸酉詔書述  
遺誠之旨昭違從之義遵儉葬之重式稱孝思之深誠  
伏讀未周悲感交切日月有期山陵卽就伏惟陛下永  
慕崩號倍增摧絕臣等具位在官與國休戚庇心之至  
不敢不陳咸以爲天下之至尊莫尊於王業皇極之至  
重莫重於萬幾至尊故不得以常禮任已至重亦弗獲  
以世典申情是以二漢已降逮于魏晉葬不過踰月服



不淹三旬良以叔世事廣禮隨時變不可以無爲之法  
行之於有爲之辰文質不同古今異制其來久矣自皇  
代革命多歷年祀四祖三宗相繼纂業上承數代之故  
實俯副兆民之企望豈伊不懷理宜然也文明太皇太  
后欽明稽古聖思淵深所造終制事合世典送終之禮  
旣明遺誥之文載備奉而行之足以垂風百王軌儀萬  
葉陛下以至孝之誠哀毀過禮三御不充半溢晝夜不  
釋經帶永思纏綿滅性幾及百姓所以憂懼失守臣等  
所以肝腦塗地王者之尊躬行一日固可以感徹上靈  
貫被幽顯况今山陵告終闕二咸畢日已淹月仍不卜

練比之前世理爲過矣願陛下思大孝終始之義愍億  
兆悲惶之心抑思割哀遵奉終制以時卽吉一日萬機  
則天下蒙恩率土仰賴謹依前式求定練日以備耐禫  
之禮詔曰比當別敘在心旣而帝引見大尉丕及羣臣  
等於太和殿前哭拜盡哀出幸思賢門右詔尚書李冲  
宣旨於王等仰惟先后平日近集羣官共論政治平秩  
民務何圖一旦禍酷奄鍾獨見公卿言及喪事追惟荼  
毒五內崩摧丕對曰伏奉明詔羣情圯絕臣與元等不  
識古義以老朽之年歷奉累聖國家舊事頗所知聞伏  
惟遠祖重光世襲至有大諱之日唯侍送梓宮者凶服



左右盡皆從吉四祖三宗因而無改世祖高宗臣所目見唯先帝升遐臣受任長安不在侍送之列竊聞所傳無異前式伏惟陛下以至孝之性哀毀過禮伏聞所御三食不滿半盜臣等叩心絕氣坐不安席願暫抑至慕之情遵先朝成事思金冊遺令奉行前式無失舊典詔曰追惟慈恩昊天罔極哀毀常事豈足關言旣不能待沒而朝夕食粥粗亦支任二公何足以至憂怖所奏先朝成事亦所具聞祖宗情專武略未脩文教朕今仰稟聖訓庶習古道論時比事又與先世不同太尉等國老政之所寄於典記舊式或所未悉且可知朕大意其餘

喪禮之儀古今異同漢魏成事及先儒所論朕雖在衰服之中以喪禮事重情在必行故暫抑哀慕躬自尋覽今且以所懷別問尚書游明根高閭等公且可聽之高祖謂明根曰朕丁罹酷罰日月推移山陵已過公卿又依金冊據案魏晉請除衰服重聞所奏倍增號哽前者事逼山陵哀疚頓敝未得論敘今故相引欲具通所懷卿前所表除釋衰麻聞之實用悲恨于時親侍梓宮匍匐筵几哀號痛慕情未暫闕而公卿何忍便有此言何於人情之不足夫聖人制卒哭之禮授練之變皆奪情以漸又聞君子不奪人之喪亦不可奪喪今則旬日之



間言及卽吉特成傷理明根對曰臣等伏尋金冊遺旨  
踰月而葬葬而卽吉故於卜葬之初因奏練除之事仰  
傷聖心伏增悲悚高祖曰卿等咸稱三年之喪雖則自  
古然中代以後未之能行朕謂中代所以不遂三年之  
喪蓋由君上違世繼主初立故身襲袞冕以行卽位之  
禮又從儲宮而登極者君德未沈臣義不洽天下顛顛  
未知所俟故頒備朝儀示皇極之尊及后之喪也因父  
在不遂卽生惰易之情踵以爲法諒知敦厚之化不易  
遵也朕少蒙鞠育慈嚴兼至臣子之情君父之道無不  
備誨雖自蒙昧粗解告旨庶望量行以免咎戾朕誠不

德在位過紀雖未能恩洽四方化行萬國仰稟聖訓足  
令億兆知有君矣於此之日而不遂哀慕之心使情禮  
俱損喪紀圯壞者深可痛恨高閭對曰太古旣遠事難  
襲用漢魏以來據有成事漢文繼高惠之蹤斷獄四百  
幾致刑措猶垂三旬之禮孝景承平遵而不變以此言  
之不爲卽位之際有所逼懼也良是君臣之道理自宜  
然又漢稱文景雖非聖君亦中代明主今遺冊之旨同  
於前式伏願陛下述遵遺令以副羣庶之情杜預晉之  
碩學論自古天子無有行三年之喪者以爲漢文之制  
闡與古合雖叔世所行事可承踵是以臣等悽悽干謁



高祖曰漢魏之事與今不同備如向說孝景雖承昇平之基然由嫡子卽位君德未顯無異前古又父子之親誠是天屬之重然聖母之德昊天莫報思自殞滅豈從衰服而已竊尋金冊之旨所以告奪臣子之心令早卽吉者慮遺絕萬機荒廢政事羣臣所以悽悽亦懼機務之不理矣今仰奉冊令俯順羣心不敢闇默不言以荒庶政唯欲存衰麻廢吉禮朔望盡哀寫泄悲慕上無失導誨之志下不乖衆官所請情在可許故專欲行之公卿宜審思朕懷不當固執至如杜預之論雖暫適時事於孺慕之君諒闇之主蓋亦誣矣孔聖稱喪與其易也

寧戚而預於孝道簡略朕無取焉祕書丞李彪對曰漢明德馬后保養章帝母子之道無可間然及后之崩葬不淹旬尋以從吉然漢章不受譏於前代明德不損名於往史雖論功比德事有殊絕然母子之親抑亦可擬願陛下覽前世之成規遵金冊之遺令割哀從議以親萬機斯誠臣下至心兆庶所願高祖曰旣言事殊固不宜仰匹至德復稱孝章從吉不受譏前代朕所以眷戀衰絰不從所議者仰感慈恩情不能忍故也蓋聞孝子之居喪見美麗則感親故釋錦而服麤衰內外相稱非虛加也今者豈徒顧禮違議苟免嗤嫌而已抑亦情發



於衷而欲肆之於外金罔之意已具前答故不復重論  
又卒日奉旨不忍片言後事遂非嘿嘿在念不顯所懷  
今奉終之事一以仰遵遺冊於令不敢有乖但痛慕之  
心事繫於予雖無丁蘭之感庶聖靈不奪至願是以謂  
無違旨嫌諸公所表稱先朝成式事在可準朕仰惟太  
祖龍飛九五初定中原及太宗承基世祖纂歷皆以四  
方未一羣雄競起故銳意武功未脩文德高宗顯祖亦  
心存武烈因循無改朕承累世之資仰聖善之訓撫和  
內外上下輯諧稽叅古式憲章舊典四海移風要荒革  
俗仰遵明軌庶無愆違而方於禍酷之辰引末朝因循

之則以爲前準非是所喻高閭對曰臣等以先朝所行  
頗同魏晉又適於時故敢仍請高祖曰卿等又稱今雖  
中夏穆清庶邦康靜然萬機事廣不可暫曠朕以卿苦  
見逼奪情不自勝尋覽喪儀見前賢論者稱卒哭之後  
王者得理庶事依據此文又從遺冊之旨雖存衰服不  
廢萬機無闕庶政得展罔極之思於情差申高閭對曰  
君不除服於上臣則釋衰於下從服之義有違爲臣之  
道不足又親御衰麻復聽朝政吉凶事雜臣竊爲疑高  
祖曰卿等猶以朕之未除於上不忍專釋於下奈何令  
朕獨忍於親舊論云王者不遂三年之服者屈已以寬



羣下也先后之撫羣下也念之若子視之猶傷卿等哀慕之思既不求寬朕欲盡罔極之慕何爲不可但逼遺冊不遂乃心將欲居廬服衰寫朝夕之慕升堂襲素理日旻之勤使大政不荒哀情獲遂吉不害於凶凶無妨於吉以心處之謂爲可爾遺旨之文公卿所議皆服終三旬釋衰襲吉從此而行情實未忍遂服三年重違旨誥今處二理之際唯望至期使四氣一周寒暑代易雖不盡三年之心得一終忌日情結差申案禮卒哭之後將受變服於朕受日庶民及小官皆命卽吉內職羽林中郎已下虎賁郎已上及外職五品已上無衰服者素

服以終三月內職及外臣衰服者變從練禮外臣三月而除諸王三都駙馬及內職至來年三月晦朕之練也除凶卽吉侍臣君服斯服隨朕所降比雖非舊式推情卽理有貴賤之差遠近之別明根對曰聖慕深遠孝情彌至臣等所奏已不蒙許願得踰年卽吉旣歷冬正歲序改易且足申至慕之情又近遺誥之意何待暮年高祖曰冊旨速除之意慮廣及百官久曠衆務豈於朕一人獨有違奪今旣依次降除各不廢王政復何妨於事而猶奪暮年之心高閭對曰昔王孫倮葬士安去棺其子皆從而違不爲不孝此雖貴賤非倫事頗相似臣



敢借以爲諭今親奉遺令而有所不從臣等所以頻煩  
于奏李彪亦曰三年不改其父之道可謂大孝今不遵  
冊令恐涉改道之嫌高祖曰王孫士安皆誨子以儉送  
終之事及其遵也豈異今日改父之道者蓋謂慢孝忘  
禮肆情違度今梓宮之儉玄房之約明器幃帳一無所  
陳如斯之事卿等所悉衰服之告乃至聖心早已申下  
之意寧可苟順沖約之旨而頓絕創巨之痛縱有所涉  
甘受後代之譏未忍今日之請又表稱春秋蒸嘗事難  
廢闕朕聞諸夫子吾不與祭如不祭自先朝以來有司  
行事不必躬親比之聖言於事殆闕賴蒙慈訓之恩自

行致敬之禮今昊天降罰殃禍上延人神喪恃幽顯同  
切想宗廟之靈亦輟歆祀脫行饗薦恐乖冥旨仰思成  
訓倍增痛絕豈忍身襲袞冕親行吉事高閭對曰古者  
郊天越紼行事宗廟之重次於郊祀今山陵已畢不可  
久廢廟饗高祖曰祭祀之典事由聖經未忍之心具如  
前告脫至廟庭號慕自纏終恐廢禮公卿如能獨行事  
在言外李彪曰三年不爲禮禮必壞三年不爲樂樂必  
崩今欲廢禮闕樂臣等未敢高祖曰此乃宰予不仁之  
說已受責於孔子不足復言羣官前表稱高宗徒有諒  
闇之言而無可遵之式朕惟信闇默之難周公禮制自



茲以降莫能景行言無可遵之式良可怪矣復云康王  
既廢初喪之儀先行卽位之禮於是無改之道式虧三  
年之喪有缺朕謂服美不安先賢有諭禮畢居喪著在  
前典或虧之言有缺之義深乖理衷高閭對曰臣等據  
案成事依附杜預多有未允至乃推校古今量考衆議  
實如明旨臣等切惟曾參匹夫七日不食夫子以爲非  
禮及錄其事唯書七日不稱三年蓋重其初慕之心伏  
惟陛下以萬乘之尊不食竟於五日既御則三食不充  
半溢臣等伏用悲惶肝腦塗地躬行一日足以貫被幽  
顯豈宜衰服三年以曠機務夫聖人制禮不及者企而

及之過之者俯而就之伏願陛下抑至慕之情俯就典  
禮之重誠是臣等悽悽之願高祖曰恩隆德厚則恩戀  
自深雖非至情由所感發然曾參之孝曠代而有豈朕  
今日所足論也又前表稱古者葬而卽吉不必終禮此  
乃二漢所以經綸治道魏晉所以綱理庶政朕以爲旣  
葬卽吉蓋其季俗多亂權宜救世耳諒非光治興邦之  
化二漢之盛魏晉之興豈由簡略喪禮遺忘仁孝哉公  
卿偏執一隅便謂經治之要皆在於斯殆非義也昔平  
日之時公卿每奏稱當今四海晏安諸夏清泰禮樂日  
新政和民悅蹤侔軒唐事等虞禹漢魏已下固不足仰



止聖治及至今日便欲苦奪次志使不踰於魏晉如此之意未解所由昔文母上承聖主之資下有賢子之化唯助德宣政因風致穆而已當今衆事草創萬務惟始朕以不德冲年踐祚而聖母匡訓以義方詔誨以政事經綸內外憂勤億兆使君臣協和天下輯穆上代以來何后之功得以仰比如如有可擬則從衆議堯雖棄子禪舜而舜自有聖德不假堯成及其祖也猶四海遏密終於三年今慈育之恩詔教之德尋之曠代未有匹擬既受非常之恩寧忍從其常式况未殊一時而公卿欲令卽吉冠冕黼黻行禮廟庭臨軒設懸饗會萬國尋事求

心實所未忍高閭對曰臣等遵承冊令因循前典惟願除衰卽吉親理萬機至德所在陛下欽明稽古周覽墳籍孝性發於聖質至情出於自然斟酌古今事非臣等所及李彪曰當今雖治風緝穆民庶晏然江南有未賓之吳朔北有不臣之虜東西二蕃雖文表稱順情尚難測是以臣等猶懷不虞之慮高祖曰魯公帶經從師晉侯墨衰敗寇往聖無譏前典所許如有不虞雖越紉無嫌而況衰麻乎豈可於晏安之辰豫念戎旅之事以廢喪紀哉李彪對曰昔太伯父死適越不失至德之名夫豈不懷有由然也伏願抑至慕之心從遺告之重臣聞



知子莫若父母聖后知陛下至孝之性也難奪故豫造金冊明著遺禮今陛下孝慕深遠果不可奪臣等常辭知何所啓高祖曰太伯之言有乖今事諸情備如前論更不重敘古義亦有稱王者除衰而諒闇終喪者若不許朕衰朕則當除衰闇默委政冢宰二事之中惟公卿所擇明根對曰陛下孝伴高宗慕同大舜服衰麻以申至痛理萬機以從遺旨與曠世之廢禮制一代之高則臣等伏尋淵默不言則代政將曠仰順聖慕之心請從衰服之旨東陽王丕曰臣與尉元歷事五帝雖衰老無識敢奏所聞自聖世以來大諱之後三月必須迎神於

西攘惡於北具行吉禮自皇始以來未之或易高祖曰大尉國老言先朝舊事誠如所陳但聰明正直唯德是依若能以道不召自至苟失仁義雖請弗來大禍三月而備行吉禮深在難忍縱卽吉之後猶所不行况數旬之中而有此理恐是先朝萬得之一失未可以爲常式朕在不言之地不應如此但公卿執奪朕情未忍從遂成往復追用悲絕上遂號慟羣官亦哭而辭出壬午詔曰公卿屢上啓事依據金冊遺旨中代成式求過葬卽吉朕仰惟恩重不勝罔極之痛思遵遠古終三年之禮比見羣官具論所懷今依禮旣虞卒哭剋此月二十日



受服以葛易麻既衰服在上公卿不得獨釋於下故於  
朕之授變從練已下復爲節降斷度今古以情制衷但  
取遺旨速除之一節粗申臣子哀慕之深情欲令百官  
同知此意故用宣示便及變禮感痛彌深

十五年四月癸亥朔設薦於太和廟是日高祖及從服  
者仍朝夕臨始進蔬食上哀哭追感不飯侍中南平王  
馮誕等諫經宿乃膳甲子罷朝夕哭九月丙戌有司上  
言求卜祥日詔曰便及此期覽以摧絕敬祭卜祥乃古  
之成典但世失其義筮曰永吉既乖敬事之志又違永  
慕之心今將屈禮厲衆不訪龜兆已企及此晦寧敢重

違冊旨以異羣議尋惟永往言增崩裂丁亥高祖宿於  
廟至夜一刻引諸王三都大官駙馬三公令僕已下奏  
事中散已上及刺史鎮將立哭於廟庭三公令僕升廟  
既出監御令陳服笥於廟陛南近侍者奉而升列於堊  
室前席侍中南平王馮誕跪奏請易服進縞冠皂朝服  
革帶黑屨侍臣各易以黑介幘白絹單衣革帶烏屨遂  
哀哭至乙夜盡戊子質明薦羞奏事中散已上冠服如  
侍臣刺史已下無變高祖薦酌神部尚書王湛讚祝訖  
哭拜遂出有司陽祥服如前侍中跪奏請易祭服進縞  
冠素紕白布深衣麻繩屨侍臣去幘易帽羣官易服如



侍臣又引入如前儀曹尚書游明根升廟蹠慰復位哭  
遂出引太守外臣及諸部渠帥入哭次引蕭曠使并雜  
客入至甲夜四刻侍御散騎常侍司衛監以上升廟哭  
既而出帝出廟停立哀哭久而乃還十月太尉丕奏曰  
竊聞太廟已就明堂功畢然享祀之禮不可久曠至於  
移廟之日須得國之大姓遷主安廟神部尚書王謚既  
是庶姓不宜參豫臣昔以皇室宗屬遷世祖之主先朝  
舊式不敢不聞詔曰具聞所奏尋惟平日倍增痛絕今  
遵述先旨營建寢廟既而粗就先王制禮職司有分移  
廟之日遷奉神主皆太尉之事朕亦親自行事不得越

局專委大姓王謚所司惟贊板而已時運流速奄及編  
制復不得哀哭於明堂後當親拜山陵寫泄哀慕

是年高麗王死十二月詔曰高麗王璉守蕃東隅累朝  
貢職年踰期頤勤德彌著今既不幸其赴使垂至將爲  
之舉哀而古者同姓哭廟異姓隨其方皆有服制今既  
久廢不可卒爲之衰且欲素委貌白布深衣於城東爲  
盡一哀以見其使也朕雖不嘗識此人甚悼惜之有司  
可申敕備辦事如別儀

十六年九月辛未高祖哭於文明太后陵左終日不絕  
聲幕越席爲次侍臣侍哭壬申高祖以忌日哭於陵左



哀至則哭侍哭如昨帝二日不御膳癸酉朝中夕三時  
哭拜於陵前夜宿監玄殿是夜徹次甲戌帝拜哭辭陵  
還永樂宮

十九年太師馮熙薨有數子尚幼議者以爲童子之節  
事降成人謂爲衰而不裳免而不經又無胄麻繆垂唯  
有絞帶時博士孫惠蔚上書言臣雖識謝古人然微涉  
傳記近取諸身遠取諸禮驗情以求理尋理以推制竊  
謂童子在幼之儀居喪之節冠杖之制有降成人衰麻  
之服略爲不異以玉藻二簡微足明之曰童子之節錦  
紳并細錦卽大帶既有佩觿之革又有錦紐之紳此明

童子雖幼已備二帶以凶類吉則胄經存焉又曰童子  
無總服鄭注曰雖不服總猶免深衣是許其有裳但不  
殊上下又深衣之制長幼俱服童子爲服之總猶免深  
衣况居有服之斬而反無裳乎臣又聞先師舊說童子  
常服類深衣衰裳所施理或取象但典無成言故未敢  
孤斷又曰聽事則不麻則知不聽事麻矣故注曰無麻  
往給事此明族人之喪童子有事貫經帶麻執事不易  
故暫聽去之以便其使往則不麻不往則經如使童子  
本自無麻禮胄首聽與不聽俱闕兩經唯舉無麻足明  
不備豈得言聽事則不麻乎以此論之有經明矣且童



子不杖不廬之節理儉於責疑不裳不經之制未覩其  
說又臣竊解童子不衣裳之記是有聞之言將謂童子  
時甫稚齡未就外傳出則不交族人內則事殊長者餒  
旨父母之前往來慈乳之手故許其無裳以便易之若  
在志學之後將冠之初年居二九質並成人受道成均  
之學釋菜上庠之內將命孔氏之門執燭曾參之室而  
唯有掩身之衣無蔽下之裳臣愚未之安矣又女子未  
許嫁二十則笄觀祭祀納酒漿助奠廟堂之中視禮至  
敬之處其於婉容之服寧無其備以此推之則男女雖  
幼理應有裳但男女未冠禮謝三加女子未出衣殊狄  
祿無名之服禮文罕見童子雖不當室苟以成人之心  
則許其人服總之經輕猶有經斬重無麻是爲與輕而  
奪重非禮之意此臣之所以深疑也又衰傍有衽以掩  
裳際如使無裳衽便徒設若復去衽衰又不備設有齊  
斬之故而便成童男女唯服無衽之衰去其裳經此必  
識禮之所不行亦以明矣若不行於已而立制於人是  
爲違制以爲法從制以誤人恕禮而行理將異此詔從  
其議



魏書卷一百八之三終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

禮志四之四第十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世宗永平四年冬十二月員外將軍兼尚書都令史陳  
終德有祖母之喪欲服齊衰三年以無世爵之重不可  
陵諸父若下同衆孫恐違後祖之義請求詳正國子博  
士孫景邕劉懷義封軌高綽太學博士袁昇四門博士  
陽寧居等議嫡孫後祖持重三年不爲品庶生二終德  
宜先諸父太常卿劉芳議案喪服乃士之正禮含有天



子諸侯卿大夫之事其中時復下同庶人者皆別標顯  
至如傳重自士以上古者卿士咸多世位又士以上乃  
有宗廟世儒多云嫡孫傳重下通庶人以爲差謬何以  
明之禮稽命徵曰天子之元士二廟諸侯之上士亦二  
廟中下士一廟一廟者祖禰共廟祭法又云庶人無廟  
旣如此分明豈得通於庶人也傳重者主宗廟非謂庶  
人祭於寢也兼累世承嫡方得爲嫡子嫡孫耳不爾者  
不得繼祖也又鄭玄別變除云爲五世長子服斬也魏  
晉以來不復行此禮矣案喪服經無嫡孫爲祖持重三  
年正文唯有爲長子三年嫡孫朞傳及注因說嫡孫傳

重之義今世旣不復爲嫡子服斬卑位之嫡孫不陵諸  
叔而持重則可知也且準終德資階方之於古未登下  
士庶人在官復無斯禮考之舊典驗之今世則茲範罕  
行且諸叔見存喪主有寄宜依諸孫服朞爲允景邕等  
又議云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何以論之自  
大夫以下每條標列逮於庶人舍而不述比同士制起  
後疑也唯有庶人爲國君此則明義服之輕重不涉於  
孫祖且受國於曾祖廢疾之祖父亦無重可傳而猶三  
年不必由世重也夫霜感露濡異識咸感承重主嗣寧  
甄寢廟嫡孫之制固不同殊又古自卿以下皆不殊承



襲末代僭妄不可以語通典是以春秋譏於世卿王制稱大夫不世此明訓也喪服經雖無嫡孫爲祖三年正文而有祖爲嫡孫者豈祖以嫡服已已與庶孫同爲祖服朞於義可乎服祖三年此則近世未嘗變也準古士官不過二百石已上終德卽古之廟士也假令終德未班朝次苟日志仁必也斯途況乃官歷士流當訓章之運而以庶叔之嫌替其嫡重之位未是成人之善也芳又議國子所云喪服雖以士爲主而必下包庶人本亦不謂一篇之內全不下同庶人正言嫡孫傳重專士以上此經傳之正文不及庶人明矣戴德喪服變除云父

爲長子斬自天子達於士此皆士以上乃有嫡子之明據也且承重者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廟主了不云寢又其證也所引大夫不世者此公羊穀梁近儒小道之書至如左氏詩易尚書論語皆有典證或是未寤許叔重五經異義云今春秋公羊穀梁說卿大夫世位則權并一姓謂周尹氏齊崔氏也而古春秋左氏說卿大夫皆得世祿傳曰官族易曰食舊德舊德謂食父故祿也尚書曰世選爾勞予不絕爾善詩云惟周之士不顯奕世論語曰興滅國繼絕世國謂諸侯世謂卿大夫也斯皆正經及論語士以上世位之明證也士皆世祿也八



品者一命斯乃信然但觀此據可謂觀其綱未照其目也案晉官品令所制九品皆正無從故以第八品準古下士今皇朝官令皆有正從若以其員外之資爲第十六品也豈得爲正八品之士哉推考古今謹如前議景邕等又議喪服正文大夫以上每事顯列唯有庶人含而不言此通下之義了然無惑且官族者謂世爲其功食舊德者謂德侯者世位興滅國繼絕世主謂諸侯卿大夫無罪誅絕者耳且金貂七珥楊氏四公雖以位相承豈得言世祿乎晉太康中令史殷遂以父祥不及所繼求還爲祖母三年時政以禮無代父追服之文亦無

不許三年之制此卽晉世之成規也尚書邢巒奏依芳議詔曰嫡孫爲祖母禮令者處士人通行何勞方致疑請也可如國子所議延昌二年春偏將軍乙龍虎喪父給假二十七月而虎并數閏月詣府求上領軍元珍上言案違制律居三年之喪而冒哀求仕五歲刑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依律結刑五歲三公郎中崔鴻駁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大祥諸儒或言祥月下旬而禫或言二十七月各有其義未知何者會聖人之旨龍虎居喪已二十六月若依王杜之義便是過禫卽吉之月如其依鄭玄二十七月禫中復可以從御職事禮云



祥之日鼓素琴然則大祥之後喪事終矣既可以從御職事求上何爲不可若如府判禫中鼓琴復有罪乎求之經律理實未允下更祥辨珍又上言案士虞禮三年之喪朞而小祥又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云中猶聞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又禮言祥之日鼓素琴鄭云鼓琴者存樂也孔子祥後五日彈琴而不成十日而成笙歌鄭注與鄭志及踰月可以歌皆身自逾月可爲此謂存樂也非所謂樂樂者使工爲之晉博士許猛解三驗曰案黍離麥秀之歌小雅曰君子作歌惟以告哀魏詩曰心之憂矣我歌且謠若斯之類豈可謂之金石之

樂哉是以徒歌謂之謠徒吹謂之和記曰比音而樂之及干戚羽毛謂之樂若夫禮樂之施於金石越於聲音者此乃所謂樂也至於素琴以示終笙歌以省哀者則非樂矣閒傳云大祥除衰杖而素縞麻衣大祥之服也雜記注云衣黃裳則是禫祭黃者未大吉也檀弓云祥而縞是月禫徙月樂鄭志趙商問鄭玄荅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徙月而樂許猛釋六徵曰樂者自謂八音克諧之樂也謂在二十八月工奏金石之樂耳而較云大祥之後喪事終矣脫如此較禫復焉施又較云禫中鼓琴復有罪乎然



禫則黃裳未大吉也鼓琴存樂在禮所許若使工奏八音融然成韻既未徙月不罪伊何又駁云禫中既得從御職事求上何爲不可檢龍虎居喪二十六月始是素縞麻衣大祥之中何謂禫乎三年沒閏理無可疑麻衣在體冒仕求榮寔爲大尤罪其焉捨又省依王杜禫祥同月全乖鄭義喪凶尚遠而欲速除何怱怱者哉下府愚量鄭爲得之何者禮記云吉事尚近日凶事尚遠日又論語云喪與其易寧戚而服限三年痛盡終身中月之解雖容二義尚遠寧戚又檢王杜之義起於魏末晉初及越騎校尉程猗贊成王肅駁鄭禫二十七月之失

爲六徵三驗上言於晉武帝曰夫禮國之大典兆民所日用豈可二哉今服禫者各各不同非聖世一統之謂鄭玄說二十七月禫甚乖大義臣每難鄭失六有徵三有驗初未能破臣難而通玄說者如猗之意謂鄭義廢矣太康中許猛上言扶鄭釋六禫解三驗以鄭禫二十七月爲得猗及王肅爲失而博士宋昌等議猛扶鄭爲衷晉武從之王杜之義於是敗矣王杜之義見敗者晉武知其不可行故也而上省同猗而贊王欲虧鄭之成軌竊所未寧更無異義還從前處鴻又駁曰案三年之喪沒閏之義儒生學士猶或病諸龍虎生自戎馬之鄉



不蒙稽古之訓數月成年便懼違緩原其本非貪榮求位而欲責以義方未可便爾也且三年之喪再朞而大祥中月而禫鄭玄以中爲間王杜以爲是月之中鄭亦未爲必會經旨王杜豈於必乖聖意旣諸儒探賾先聖後賢見有不同晉武後雖從宋昌許猛之駁同鄭禫議然初亦從程猗贊成王杜之言二論得否未可知也聖人大祥之後鼓素琴成笙歌者以喪事旣終餘哀之中可以存樂故也而樂府必以干戚羽毛施之金石然後爲樂樂必使工爲之庶民凡品於祥前鼓琴可無罪乎律之所防豈必爲貴士亦及凡庶府之此義彌不通矣

魯人朝祥而暮歌孔子以爲踰月則可矣爾則大祥之後喪事已終鼓琴笙歌經禮所許龍虎欲宿衛皇宮豈欲合刑五歲就如鄭義二十七月而禫二十六月十五升布深衣素冠縞紕及黃裳綵纓以居者此則三年之餘哀不在服數之內也衰經則埋之於地杖則棄之隱處此非喪事終乎府以大祥之後不爲喪事之終何得復言素琴以示終也喪事尚遠日誠如鄭義龍虎未盡二十七月而請宿衛實爲怱怱於戚之理合在情責便以深衣素縞之時而罪同杖經苦出之日於禮憲未允詳之律意冒喪求仕謂在斬焉草土之中不謂除衰杖



之後也又龍虎具列居喪日月無所隱冒府應告之以禮遣還終月便幸彼昧識欲加之罪豈是遵禮敦風愛民之致乎正如鄭義龍虎罪亦不合刑忽忽之失宜科鞭五十

三年七月司空清河王懌第七叔母北海王妃劉氏薨司徒平原郡開國公高肇兄子太子洗馬員外亡並上言未知出入猶作鼓吹不請下禮官議決太學博士封祖胄議喪大記云碁九月之喪既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五月三月之喪比葬飲酒食肉不與人樂之世叔母故主宗子直云飲酒食肉不言不與人樂之鄭玄云

義服恩輕以此推之明義服葬容有樂理又禮大功言而不議小功議而不及樂言論之間尚自不及其於聲作明不得也雖復功德樂在宜止四門博士蔣雅哲議凡三司之尊開國之重其於王服皆有厭絕若尊同體敵雖疏尚宜徹樂如或不同子姓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國子助教韓神固議闕可以展耳目之適絲竹可以肆遊宴之娛故於樂貴縣有哀則廢至若德儉如禮升降有數文物昭旂旗之明錫鸞爲行動之響列明貴賤非措哀樂於其間矣謂威儀鼓吹依舊爲允兼儀曹郎中房景先駁曰案祖胄議以功德有喪鼓吹



不作雅哲議齊衰卒哭簫管必陳準之輕重理用未安  
聖人推情以制服據服以副心何容拜虞生之奠於神  
宮襲衰麻而奏樂大燧一移哀情頓盡反心以求豈制  
禮之意也就如所言義服恩輕既虞而樂正服一基何  
以爲斷或義服尊正服卑如此之比復何品節雅哲所  
議公子之喪非嫡者既殯之後義不闕樂案古雖有尊  
降不見作樂之文未詳此據竟在何典然君之於臣本  
無服體但恩誠相感致存惻隱是以仲遂卒垂笙籥不  
入智悼在殯杜蕢明言豈大倫之痛既殯而樂乎又神  
固等所議以爲笳鼓不在樂限鳴鐃以警衆聲笳而清

路者所以辨等列明貴賤耳雖居哀恤施而不廢粗而  
言之似如可通考諸正典未爲符合案詩云鍾鼓既設  
鼓鍾伐馨又云於論鼓鍾於樂辟雍言則相連豈非樂  
乎八音之數本無笳名推而類之簫管之比豈可以名  
稱小殊而不爲樂若以王公位重威飾宜崇鼓吹公給  
不可私辭者魏絳和戎受金石之賞鍾公勳茂蒙五熟  
之賜若審功膺賞君命必行豈可陳嘉牢於齊殯之時  
擊鍾磬於疑祔之後尋究二三未有依據國子職兼文  
學令問所歸宜明據典謨曲盡斟酌率由必秉以辨深  
惑何容總議並申無所析剖更詳得失據典正議祕書



監國子祭酒孫惠蔚太學博士封祖胄等重議司空體服衰麻心懷慘切其於聲樂本無作理但以鼓吹公儀致有疑論耳案鼓吹之制蓋古之軍聲獻捷之樂不常用也有重位茂勲乃得備作方之金石準之管絃其爲音奏雖曰小殊然其大體與樂無異是以禮云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和竊惟今者加台司之儀蓋欲兼廣威華若有哀用之無變於吉便是一人之年悲樂並用求之禮情於理未盡二公雖受之於公用之非私出入聲作亦以娛已今既有喪心不在樂笳鼓之事明非欲聞其從寧戚之義廢而勿作但禮崇公卿出入之儀

至有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和鑾之聲佩玉之飾者所以顯槐鼎之至貴彰宰輔之爲重今二公地處尊親儀殊百辟鼓吹之用無容全去禮有懸而不樂今陳之以備威儀不作以示哀痛述理節情愚謂爲允詔曰可從國子後議

清河王懌所生母羅太妃薨表求申齊衰三年詔禮官博議侍中中書監太子少傅崔光議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母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線緣旣葬除之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中也君之厭不得申其罔極依禮大功據喪服厭



降之例並無從厭之文今太妃既捨六宮之稱加太妃之號爲封君之母尊崇一國臣下固宜服朞不得以王服厭屈而更有降禮有從輕而重義包於此太學博士封偉伯等十人議案臣從君服降君一等君爲母三年臣則朞今司空以仰厭先帝俯就大功臣之從服不容有過但禮文殘缺制無正條竊附情理謂宜小功庶君臣之服不失其序升降之差頗會禮意清河國郎中令韓子熙議謹案喪服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其母妻傳曰何以大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敢過大功也夫以一國之貴子猶見厭況四海之尊固無申理頃國王遭

太妃憂議者援引斯條降王之服尋究義例頗有一途但公之庶昆弟或爲士或爲大夫士之卑賤不得仰匹親王正以餘厭共同可以奪情相擬然士非列土無臣從服今王有臣復不得一準諸士矣議者仍令國臣從服以朞嚚昧所見未曉高趣案不杖章云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傳曰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傳所以深釋父卒爲祖服斬者蓋恐君爲祖朞臣亦同朞也明臣之後朞由君服斬若由若服斬然後朞則君服大功安得亦朞也若依公之庶昆弟不云有臣從朞若依爲君之父母則出應申三年



此之二章殊不相干引彼則須去此引此則須去彼終  
不得兩服功其渾雜一圖也議者見餘尊之厭不得過  
大功則令王依庶昆弟見不杖章有爲君之父母便令  
臣從服以朞此乃據殘文守一隅恐非先聖之情達禮  
之喪矣且從服之體自有倫貫雖秩微闈寺位卑室老  
未有君服細經裁踰三時臣著疏衰獨涉兩歲案禮天  
子諸侯之大臣唯服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其餘不  
服也唯近臣闈寺隨君而服耳若大夫之室老君之所  
服無所不從而降一等此三條是從服之通旨較然之  
明例雖近臣之賤不過隨君之服未有君輕而臣服重

者也議者云禮有從輕而重臣之從君義包於此愚謂  
服問所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直是禮記  
之異獨此一條耳何以知其然案服問經云有從輕而  
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而大傳云從服有六其六曰有  
從輕而重注曰公子之妻爲其皇姑若從輕而重不獨  
公子之妻者則鄭君宜更見流輩廣論所及不應還用  
服問之文以釋大傳之義明從輕而重唯公子之妻臣  
之從君不得包於此矣若復有君爲母大功臣從服朞  
當云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爲母大功臣從  
服朞何爲不備書兩條以杜將來之惑而偏著一事彌



結今日之疑且臣爲君母乃是徒從徒從之體君亡則已妻爲皇姑旣非徒從雖公子早沒可得不制服乎爲君之父母妻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蓋以恩輕不能追服假令妻在遠方姑沒遙域過朞而後聞喪復可不稅服乎若姑亡必不關公子有否聞喪則稅不許日月遠近者則與臣之從君聊自不同矣又案臣服君黨不過五人悉是三年其餘不服妻服夫黨可直五人乎朞功以降可得無服乎臣妻事殊邈然胡越苟欲引之恐非通例也愚謂臣有合離二諫待決妻無去就一醮終身親義旣有參差喪服固宜不等故見厭之婦可

得申其本服君屈大功不可過從以朞所以從麻而齊專屬公子之妻隨輕而重何關從服之臣尋理求途儻或在此必以臣妻相準未覩其津也子熙誠不能遠探墳籍曲論長智請以情理校其得失君遭母憂巨創之痛臣之爲服從君之義如何君至九月便蕭然而卽吉臣猶朞年仍衰哭於君第創臣而反輕從義而反重緣之人情豈曰是哉侍中崔光學洞今古達禮之宗頃探幽立義申三年之服雖經典無文前儒未辨然推例求旨理亦難奪若臣服從朞宜依侍中之論脫君仍九月不得如議者之談耳嬴氏焚坑禮經殘缺故今追訪



靡據臨事多惑愚謂律無正條須準傍以定罪禮闕舊  
文定準類以作憲禮有共同總功而服如齊疏者蓋以  
在心實輕於義乃重故也今欲一依喪服不可從君九  
月而服周年如欲降一等兄弟之服不可以服君母詳  
諸二途以取折衷謂宜麻布可如齊衰除限則同小功  
所以然者重其衰麻尊君母感其日月隨君降如此衰  
麻猶重不奪君母之嚴日月隨降可塞從輕之責矣尚  
書李平奏以謂禮臣爲君黨妻爲夫黨俱爲從服各降  
君夫一等故君服三年臣服一朞今司空臣懌自以尊  
厭之禮奪其罔極之心國臣厭所不及當無隨降之理

禮記大傳云從輕而重鄭玄注云公子之妻爲其皇姑  
旣舅不厭婦明不厭者還應服其本服此則是其例詔  
曰禮有從無服而有服何但從輕而重乎懌今自以厭  
故不得申其過隙衆臣古無疑厭之論而有從輕之據  
曷爲不得申其本制也可從尚書及景林等議尋詔曰  
比決清河國臣爲君母服朞以禮事至重故追而審之  
今更無正據不可背章生條但君服旣促而臣服仍遠  
禮緣人情遇厭須變服可還從前判旣葬除之

四年春正月丁巳夜世宗崩于式乾殿侍中中書監太  
子少傅崔光侍中領軍將軍于忠與詹事王顯中庶子



侯剛奉迎肅宗於東宮人自萬歲門至顯陽殿哭踊久之乃復王顯欲須明乃行卽位之禮崔光謂顯曰天位不可暫曠何待至明顯曰須奏中宮光曰帝崩而太子立國之常典何須中宮令也光與于忠使小黃門曲集奏置兼官行事於是光兼太尉黃門郎元昭兼侍中顯兼吏部尚書中庶子裴雋兼吏部郎中書舍人穆弼兼謁者僕射光等請肅宗止哭立于東序于忠元昭扶肅宗西向哭十數聲止服太子之服太尉光奉策進璽綬肅宗跽受服皇帝用袞冕服御太極前殿太尉光等降自西階夜直羣官於庭中北面稽首稱萬歲

熙平二年十一月乙丑太尉清河王懌表曰臣聞百王所尚莫尚於禮於禮之重喪紀斯極世代沿革損益不同遺風餘烈景行終在至如前賢往喆商確有異或並證經文而論情別緒或各言所見而討事共端雖憲章祖述人自名家而論議紛綸理歸羣正莫不隨時所宗各爲一代之典自上達下罔不遵用是使叔孫之儀專擅於漢朝王肅之禮獨行於晉世所謂共同軌文四海畫一者也至乃折旋俯仰之儀哭泣升降之節去來闔巷之容出入閨門之度尚須疇諮禮官博訪儒士載之翰帑著在通法辯答乖殊證據不明卽詆訶疵謬糾劾



成罪此乃簡牒成文可具閱而知者也未聞有皇王垂  
範國無一定之章英賢贊治家制異同之式而欲流風  
作則永貽來世比學官雖建庠序未脩稽考古今莫專  
其任暨乎宗室喪禮百寮凶事冠服制裁日月輕重率  
令博士一人輕爾議之廣陵王恭北海王顥同爲庶母  
服恭則治重居廬顥則齊期聖室論親則恭顥俱是帝  
孫語貴則二人並爲蕃國不知兩服之證據何經典俄  
爲舛駁莫有裁正懿王昵戚尚或如斯自茲已降何可  
紀極歷觀漢魏喪禮諸儀卷盈數百或當時名士往復  
成規或一代詞宗較然爲則况堂堂四海藹藹如林而

令喪禮參差始於帝族非所以儀刑萬國綴旒四海臣  
忝官台傳備位喉膺不能秉國之鈞致斯爽缺具瞻所  
謂無所逃罪謹略舉恭顥二國不同之狀以明喪紀乖  
異之失乞集公卿樞納內外儒學博議定制班行天下  
使禮無異準得失有歸并因事而廣永爲條例庶塵岳  
沾河微酬萬一靈太后令曰禮者爲政之本何得不同  
如此可依表定議事在張普惠傳

神龜元年九月尼高皇太后崩於瑤光寺肅宗詔曰崇  
憲皇太后德協坤儀徵符月晷方融壺化奄至崩殂朕  
幼集荼蓼夙憑德訓及翕薨定難是賴謨謀夫禮泐情



制義循事立可特爲齊衰三月以申追仰之心有司奏  
案舊事皇太后崩儀自復魄斂葬百官哭臨其禮甚多  
今尼太后既存委俗尊憑居道法凶事簡速不依配極  
之典庭局狹隘非容百官之位但昔逕奉接義成君臣  
終始情禮理無廢絕輒準故式立儀如別內外羣官權  
改常服單衣邪巾奉送至墓列位哭拜事訖而除止在  
京師更不宣下詔可

十一月侍中國子祭酒儀同三司崔光上言被臺祠部  
曹符文昭皇太后改葬議至尊皇太后羣臣服制輕重  
四門博士劉李明議云案喪服記雖云改葬總文無指

據至於注解乖異不同馬融王肅云本有三年之服者  
鄭及三重然而後來諸儒符融者多與玄者少今請依  
馬王諸儒之議至尊宜服總案記外宗爲君夫人猶內  
宗鄭注云爲君服斬夫人齊衰不敢以親服至尊也今  
皇太后雖上奉宗廟下臨朝臣至於爲姑不得過朞計  
應無服其清河汝南二王母服三年亦宜有總自餘王  
公百官爲君之母妻唯朞而已並應不服又太常博士  
鄭六議云謹檢喪服并中代雜論記云改葬總鄭注臣  
爲君子爲父妻爲夫親見屍柩不可以無服故服總三  
年者總則朞已下無服竊謂鄭氏得服總之旨謬三月



之言如臣所見請依康成之服總既葬而除愚以爲允  
詔可

二年正月二日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  
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以爲萬國  
慶集天子臨享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中崔光光從  
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經典爲證光據禮記縞冠玄武  
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爲外祖又  
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衰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  
至尊輿駕奉慰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焉而不哭是則  
朋友有朞年之哀子貢云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

喪子路亦然顏淵之喪饋練肉夫子受之彈琴而後食  
之若子之哀則容一朞不舉樂也孔子旣大練五日彈  
琴父母之喪也由是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  
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每言師祖之尊是則  
一朞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母有喪服聲之所聞子不舉  
樂今太后更無別宮所居嘉福去太極不爲大遠鼓鍾  
于宮聲聞于外况在內密邇也君之卿佐是謂股肱股  
肱或虧何痛如之智悼子喪未葬杜蕢所以諫晉平公  
也今相國雖已安厝裁三月爾陵墳未乾懌以理證爲  
然乃從雍議



孝靜武定五年正月齊獻武王薨時祕凶問六日孝靜  
皇帝舉哀於太極東堂服齊衰三月及將窆中練齊文  
襄王請自發喪之月帝使侍中陸子彰舉詔三往敦喻  
王固執詔不許乃從薨月

太祖天賜三年十月占授著作郎王宜弟造兵法

高宗和平三年十二月因歲除大儺之禮遂耀兵示武  
更爲制令步兵陳於南騎士陳於北各擊鍾鼓以爲節  
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黃黑別爲部隊楯稍矛戟相次周  
回轉易以相赴就有飛龍騰蛇之變爲函箱魚鱗四門  
之陳凡十餘法踞起前却莫不應節陳畢南北二軍皆

鳴鼓角衆盡大譟各令騎將六人去來挑戰步兵更進  
退以相拒擊南敗北捷以爲盛觀自後踵以爲常

高祖太和十九年五月甲午冠皇太子恂於廟丙申高  
祖臨光極堂太子入見帝親詔之事在恂傳六月高祖  
臨光極堂引見羣官詔曰比冠子恂禮有所闕當思往  
失更順將來禮古今殊制三代異章近冠恂之禮有三  
失一朕與諸儒同誤二諸儒違朕故令有三誤今中原  
兆建百禮惟新而有此三失殊以愧歎春秋襄公將至  
衛以同姓之國問其季幾而行冠禮古者皆灌地降神  
或有作樂以迎神昨失作樂至廟庭朕以意而行拜禮



雖不得降神於理猶差完司馬彪云漢帝有四冠一緇布二進賢三武弁四通天冠朕見家語冠頌篇四加冠公也家語雖非正經孔子之言與經何異諸儒忽司馬彪志致使天子之子而行士冠禮此朝廷之失冠禮朕以爲有賓諸儒皆以爲無賓朕旣從之復令有失孔所云斐然成章其斯之謂太子太傅穆亮等拜謝高祖曰昔裴頠作冠儀不知有四裴頠尚不知卿等復何愧正光元年秋肅宗加元服時年十一旣冠拜太廟大赦改元官有其注

輿服之制秦漢已降損益可知矣魏氏居百王之末接分崩之後典禮之用故有闕焉太祖世所制車輦雖參采古式多違舊章今案而書之以存一代之迹

乘輿輦輅龍輶十六四衡轂朱班繡輪有雕虬文虎盤螭之飾龍首銜扼鸞爵立衡圓蓋華蟲金雞樹羽蛟龍游蘇建太常十有二旂畫日月升龍郊天祭廟則乘之乾象輦羽葆圓蓋華蟲金雞樹羽二十八宿天階雲罕山林雲氣仙聖賢明忠孝節義遊龍飛鳳朱雀玄武白虎青龍奇禽異獸可以爲飾者皆亦圖焉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則乘之

大樓輦輶十二加以玉飾衡輪雕綵與輦輅同駕牛十



小樓輦轎八衡輪色數與大樓輦同駕牛十二天子太  
皇太后皇太后郊廟亦乘之

象輦左右鳳凰白馬仙人前却飛行駕二象羽葆旒蘇  
龍旂旒麾其飾與乾象同太皇太后皇太后助祭郊廟  
之副乘也

馬輦重級其飾皆如之績漆直輦六左右駢駕天子籍  
田小祀時則乘之

臥輦其飾皆如之丹漆駕六馬

遊觀輦其飾亦如之駕馬十五匹皆白馬朱髦尾天子  
法駕行幸巡狩小祀時則乘之

七寶旃檀刻鏤輦金薄隱起

馬輦天子三駕所乘或爲副乘

緇漆蜀馬車金薄華蟲隱起

輶軒駕駟金銀隱起出挽解合

步挽天子小駕遊宴所乘亦爲副乘

金根車羽葆旒畫輦輪華首綵軒交落左右駢太皇太  
后皇太后皇后助祭郊廟籍田先蠶則乘之長公主大  
貴公主封君諸王妃皆得乘但右駢而已太祖初皇太

子皇子皆鸞輅立乘畫輦龍首朱輪繡轂綵蓋朱裏龍  
旂九旂畫雲棗皇子封則賜之皆駕駟又有輶車緇漆



紫幘朱裏駕一馬爲副乘

公安車緇漆紫蓋朱裏畫軸朱雀青龍白虎龍旂八旂  
駕三馬輶車與王同

侯車與公同七旂紫蓋青裏駕二馬副車亦如之

子車緇漆草蟲文六旂皂蓋青裏駕一馬副車亦如之

闕及公侯子陪列郊天則乘之宗廟小祀乘輶軒而已

至高祖太和中詔儀曹令李韶監造車輅一遵古式焉  
太祖天興二年命禮官摺採古事制三駕鹵簿一曰大  
駕設五輅建太常屬車八十一乘平城令代尹司隸校  
尉丞相奉引太尉陪乘太僕御從輕車介士千乘萬騎

魚麗鴈行前驅皮軒闐戟芝蓋雲罕指南後殿豹尾鳴  
葭唱上下作鼓吹軍戎大祠則設之二曰法駕屬車三  
十六乘平城令代尹太尉奉引侍中陪乘奉車都尉御  
巡狩小祠則設之三曰小駕屬車十二乘平城令太僕  
奉引常侍陪乘奉車郎御遊宴離宮則設之二至郊天  
地四節祠五帝或公卿行事唯四月郊天帝常親行樂  
加鍾懸以爲迎送之節焉

天賜二年初改大駕魚麗鴈行更爲方陳鹵簿列步騎  
內外爲四重列樹建旌通門四達五色車旗各處其方  
諸王導從在鉀騎內公在幢內侯在步稍內子在刀楯



內五品朝臣使列乘輿前兩廂官卑者先引王公侯子  
車旒麾蓋信幡及散官構服一皆純黑

肅宗熙平元年六月中侍中劉騰等奏中宮僕刺列車  
輿朽敗自昔舊都禮物頗異遷京已來未復更造請集  
禮官以裁其制靈太后令曰付尚書量議太常卿穆紹  
少卿元端博士鄭六劉臺龍等議案周禮王后之五輅  
重翟錫面朱總厭翟勒面績總安車彫面鷲總皆有容  
蓋翟車貝面組總有握輦車組輓有翳羽蓋重翟后從  
王祭祀所乘厭翟后從王賓饗諸侯所乘安車后朝見  
於王所乘翟車后出桑則乘輦車后宮中所乘謹以周

禮聖制不刊之典其禮文尤備孔子云其或繼周者雖  
百世可知也以其法不可踰以此言之後王輿服典章  
多放周式雖文質時變輅名宜存彫飾雖異理無全捨  
當今聖后臨朝親覽庶政輿駕之式宜備典禮臣等學  
缺通經叨參議末輒率短見宜準周禮備造五輅彫飾  
之制隨時增減太學博士王延業議案周禮王后有五  
輅重翟以從王祠厭翟以從王饗賓客安車以朝見于  
王翟車以親桑輦車宮中所乘又漢輿服志云秦并天  
下閱三代之禮或曰殷瑞山車金根之色殷人以爲大  
輅於是始皇作金根之車漢承秦制御爲乘輿太皇太



后皇太后皆御金根車加交絡帷裳非法駕則乘紫罽  
輶車雲襜文畫輶黃金塗五末蓋瓜在右駢駕三馬阮  
謚禮圖并載秦漢已來輿服亦云金根輅皇后法駕乘  
之以禮婚見廟乘輅后法駕乘之以親桑安車后小駕  
乘之以助祭山輶車后行則乘之紺罽輶車后小行則  
乘之以哭公主邑君王妃公侯夫人入閣輿后出入閣  
宮中小遊則乘之晉先蠶儀注皇后乘雲母安車駕六  
騶案周秦漢晉車輿儀式互見圖書雖名號小異其大  
較略相依擬金根車雖起自秦造卽殷之遺制今之乘  
輿五輅是其象也華飾典麗容觀莊美司馬彪以爲孔

子所謂乘殷之輅卽此之謂也案阮氏圖桑車亦飾以  
雲母晉之雲母車卽是一與周之翟車其用正同安車  
旣名同周制又用同重翟山輶車案圖飾之以紫紺罽  
輶車雖制用異於厭翟而實同用於今入閣輿與輦其  
用又同案圖今之黑漆畫扇輦與周之輦車其形相似  
竊以爲秦滅周制百事剗革官名軌式莫不殊異漢魏  
因循繼踵仍舊雖時有損益而莫能反古良由去聖久  
遠典儀殊缺時移俗易物隨事變雖經賢哲祖襲無改  
伏惟皇太后睿聖淵凝照臨萬物動循典故貽則後王  
今輶謁管見稽之周禮考之漢晉採諸圖史驗之時事



以爲宜依漢晉法駕則御金根車駕四馬加交絡帷裳御雲母車駕四馬以親桑其非法駕則御紫扇輦車駕三馬小駕則御安車駕三馬以助祭小行則御紺扇輦車駕三馬以哭公主王妃公侯夫人宮中出入則御畫扇輦車案舊事比之周禮唯闕從王饗賓客及朝見於王之乘竊以爲古者諸侯有朝會之禮故有從饗之儀今無其事宜從省略又今之皇居宮掖相逼就有朝見理無結駟卽事考實亦宜闕廢又哭公主及王妃周禮所無施之於今寔合事要損益不同用捨隨時三代異制其道然也又金根及雲母駕馬或三或六訪之經禮

無駕六之文今之乘輿又皆駕四義符古典宜仍駕四其餘小駕宜從駕三其制用形飾備見圖志司空領尚書令任城王澄尚書左僕射元暉尚書右僕射李平尚書齊王蕭寶夤尚書元欽尚書元昭尚書左丞盧同右丞元洪超考功郎中劉懋北主客郎中源子恭南主客郎中游思進三公郎中崔鴻長兼駕部郎中薛悅起部郎中杜遇左主客郎中元鞞騎兵郎中房景先外兵郎中石士基長兼右外兵郎中鄭幼儒都官郎中李秀之兼尚書左士郎中朱元旭度支郎中谷穎左民郎中張均金部郎中李仲東庫部郎中賈思同國子博士薛禎



邢晏高諒奚延太學博士邢湛崔瓚韋肱鄭季期國子  
助教韓神固四門博士楊那羅唐荆寶王令儁吳珍之  
宋婆羅劉燮高顯邕杜靈儁張文和陳智顯楊渴侯趙  
安慶賈天度艾僧樹呂太保王當百槐貴等五十人議  
以爲皇太后稱制臨朝躬親庶政郊天祭地宗廟之禮  
所乘之車宜同至尊不應更有製造周禮魏晉雖有文  
辭不辨形制假令欲作恐未合古制而不可以爲一代  
典臣以太常國子二議爲疑重集羣官並從今議唯恩  
裁決靈太后令曰羣官以後議折中者便可如奏

太祖天興元年冬詔儀曹郎董謚撰朝覲饗宴郊廟社  
稷之儀六年又詔有司制冠服隨品秩各有差時事未  
暇多失古禮世祖經營四方未能留意仍世以武力爲  
事取於便習而已至高祖太和中始考舊典以制冠服  
百寮六宮各有差次早世升遐猶未周洽肅宗時又詔  
侍中崔光安豐王延明及在朝名學更議之條章粗備  
焉

熙平元年九月侍中儀同三司崔光表奉詔定五時朝  
服案北京及遷都以來未有斯制輒動禮官詳據太學  
博士崔瓚議云周禮及禮記三冠六冕承用區分瓌玉  
五綵配飾亦別都無隨氣春夏之異唯月令有青旂赤



玉黑衣白輅隨四時而變復不列弁冕改用之玄黃以此而推五時之冠禮既無文若求諸正典難以經證案司馬彪續漢書輿服及祭祀志云迎氣五郊自永平中以禮讖并月令迎氣服色因采元始故事兆五郊於洛陽又云五郊衣幘各如方色又續漢禮儀志立春京都百官皆著青衣服青幘秋夏悉如其色自漢逮于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愚謂如漢晉用幘爲允靈太后令曰太傅博學洽通多識前載既綜朝儀彌悉其事便可諮訪以決所疑二

年九月太傅清河王懌給事黃門侍郎韋延祥奏謹案前勅制五時朝服嘗訪國子議其舊式太學博士崔瓚等議自漢逮于魏晉迎氣五郊用幘從服改色隨氣斯制因循相承不革冠冕仍舊未聞有變今皇魏憲章前代損益從宜五時之冠謂如漢晉用幘爲允尚書以禮式不經請訪議事奉勅付臣令加考決臣以爲帝王服章方爲萬世則不可輕裁請更集禮官下省定議蒙勅聽許謹集門下及學官以上四十三人尋考史傳量古校今一同國子前議幘隨服變冠冕弗改又四門博士臣王僧奇蔣雅哲二人以爲五時冠冕宜從衣變臣等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  
謂從國子前議為允靈太后令曰依議

魏書卷一百八之四終

魏書卷一百九

樂志五第十四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劉應秋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方從哲等奉

勅重校刊

氣質初分聲形立矣聖者因天然之有為入用之物緣  
喜怒之心設哀樂之器蕢桴葦籥其來自久伏羲絃琴  
農皇制瑟垂鐘和磬女媧之簧隨感而作其用稍廣軒  
轅桴阮瑜之管定小一之律以成咸池之美次以六莖  
五英大章韶夏護武之屬聖人所以移風易俗也故在  
易之豫義明崇德書云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



八音克諧神人以和周禮圜鍾爲宮黃鐘爲角大簇爲徵沽洗爲羽鼙鼓鼙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奏之六變天神可得而降矣函鍾爲宮大簇爲角沽洗爲徵南呂爲羽靈鼓靈鼗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咸池之舞奏之八變地祇可得而禮矣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大簇爲徵應鐘爲羽路鼓路鼗陰竹之管龍門之琴瑟九德之歌九聲之舞奏之九變人鬼可得而禮矣此所以協三才寧萬國也凡音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五者不亂則無愆慝之音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官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

勤羽亂則危其財匱姦聲感人逆氣應之逆氣成象而淫樂興焉正氣感人順氣應之順氣成象而和樂興焉先王恥其亂故制雅頌之聲以道之使其聲足樂而不流使其文足論而不息使其曲直繁瘠廉肉節奏足以感動人之善心而已不使放心邪氣得接焉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莫不和敬在族長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莫不和順閨門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莫不和親又有韎昧任禁之樂以娛四夷之民斯蓋立樂之方也三代之衰邪音間起則有爛漫靡靡之樂興焉周之衰也諸侯力爭澆僞萌生淫慝滋甚競其邪忘其正



廣其器蔑其禮或奏之而心疾或撞之不令晉平公聞清角而顛隕魏文侯聽古雅而眠睡鄭宋齊衛流宕不反於是正樂虧矣大樂感於風化與世推移治國之音安以樂亡國之音哀以思隨時隆替不常厥聲延陵歷聽諸國盛衰必舉蓋所感者著所識者深也樂之崩矣秦始滅學經亡義絕莫採其真人重協俗世貴順耳則雅聲古器幾將淪絕漢興制氏但識其鏗鏘鼓舞不傳其義而於郊廟朝廷皆協律新變雜以趙代秦楚之曲故王禹宋臯上書切諫丙強景武顯著當時通儒達士所共歎息矣後漢東平王蒼總議樂事頗有增加大抵

循前而已及黃巾董卓以後天下喪亂諸樂亡缺魏武既獲杜夔令其考會古樂而柴玉左延年終以新聲寵愛晉世荀勗典樂與郭夏宋識之徒共加研集謂爲今古而阮咸譏之金行不永以至亡敗哀思之來便爲驗矣夫大樂與天地同和苟非達識至精何以體其妙極自漢以後舞稱歌名代相改易服章之用亦有不同斯則不襲之義也永嘉已下海內分崩伶官樂器皆爲劉聰石勒所獲慕容儁平冉閔遂克之王猛平鄴入於關右苻堅既敗長安紛擾慕容永之東也禮樂器用多歸長子及垂平永並入中山自始祖內和魏晉二代更致



音伎穆帝爲代王愍帝又進以樂物金石之器雖有未周而絃管具矣逮太祖定中山獲其樂縣旣初撥亂未遑剗改因時所行而用之世歷分崩頗有遺失

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鄧淵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皇曾祖皇祖皇考諸帝樂用八佾舞皇始之舞皇始舞太祖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之業後更制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夏太祝迎神于廟門奏迎神曲猶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猶古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七廟奏陞步以爲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八佾舞次奏送神曲又舊禮孟秋

祀天西郊兆內壇西備列金石樂具皇帝入兆內行禮咸奏舞八佾之舞孟夏有事于東廟用樂略與西郊同太祖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圓丘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祇於北郊方澤樂用天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饗羣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凡樂者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掖庭中歌真人代歌上敘祖宗開基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一百五十章昏晨歌之時與絲竹合奏郊廟宴饗亦用之六年冬詔太樂總章鼓吹增脩雜伎造五兵角觝麒麟



鳳皇仙人長虵白象白虎及諸畏獸魚龍辟邪鹿馬仙  
車高絙百尺長趨緣幢跳丸五案以備百戲大饗設之  
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太宗初又增脩之撰合大曲更  
爲鍾鼓之節世祖破赫連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得其  
伶人器服並擇而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  
於樂署

高宗顯祖無所改作諸帝意在經營不以聲律爲務古  
樂音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太和初高祖垂  
心雅古務正音聲時司樂上書典章有闕求集中祕羣  
官議定其事并訪吏民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脩廣器

數甄立名品以諧八音詔可雖經衆議於時卒無洞曉  
聲律者樂部不能立其事彌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  
舞稍增列于太樂金石羽旄之飾爲壯麗於往時矣

五年文明太后高祖並爲歌章戒勸上下皆宣之管絃  
七年秋中書監高允奏樂府歌詞陳國家王業符瑞及  
祖宗德美又隨時歌謠不準古舊辨雅鄭也

十一年春文明太后令曰先王作樂所以和風改俗非  
雅曲正聲不宜庭奏可集新舊樂章參探音律除去新  
聲不典之曲禪增鐘縣鏗鏘之韻

十五年冬高祖詔曰樂者所以動天地感神祇調陰陽



通人鬼故能關山川之風以播德於無外由此言之治用大矣逮乎末俗陵遲正聲頓廢多好鄭衛之音以悅耳目故使樂章散缺伶官失守今方釐革時弊稽古復禮庶令樂正雅頌各得其宜今置樂官寔須任職不得仍令濫吹也遂簡置焉

十六年春又詔曰禮樂之道自古所先故聖王作樂以和中制禮以防外然音聲之用其致遠矣所以通感人神移風易俗至乃簫韶九奏鳳皇來儀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有周之季斯道崩缺故夫子忘味於聞韶正樂於返魯逮漢魏之間樂章復闕然博採音韻粗有篇條自

魏室之興太祖之世尊崇古式舊典無墜但干戈仍用文教未淳故令司樂失治定之雅音習不典之繁曲比太樂奏其職司求與中書參議攬其所請愧感兼懷然心喪在躬未忍闕此但禮樂事大乃爲化之本自非通博之才莫能措意中書監高閭器識詳富志量明允每閭陳奏樂典頗體音律可令與太樂詳採古今以備茲典其內外有堪此用者任其參議也閭歷年考度粗以成立遇遷洛不及精盡未得施行尋屬高祖崩未幾閭卒

先是閭引給事中公孫崇共考音律景明中崇乃上言



樂事正始元年秋詔曰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燮理  
音準其書二卷并表悉付尚書夫禮樂之事有國所重  
可依其請八座已下四門博士以上此月下旬集太樂  
署考論同異博採古今以成一代之典也十月尚書李  
崇奏前被旨勅以兼太樂令公孫崇更調金石并其書  
表付外考試登依旨勅以去八月初詣署集議但六樂  
該深五聲妙遠至如仲尼淵識故將忘味吳札善聽方  
可論辨自斯已降莫有詳之今既草創悉不窮解雖微  
有詰論略無究悉方欲商榷淫濫作範將來寧容聊爾  
一試便垂竹帛今請依前所召之官并博聞通學之士  
更申一集考其中否研窮音律辨括權衡若可施用別  
以聞請制可時亦未能考定也

四年春公孫崇復表言伏惟皇魏龍躍鳳舉配天光宅  
世祖太武皇帝革靜荒嶠廓寧宇內兇醜尚繁戎軒仍  
動制禮作樂致有闕如高祖孝文皇帝德鍾後仁之期  
道協先天之日顧雲門以興言感簫韶而忘味以故中  
書監高閭博識明敏文思優洽紹蹤成均寔允所寄乃  
命閭廣程儒林究論古樂依據六經參諸國志錯綜陰  
陽以制聲律鐘石管絃略以完具八音聲韻事別粗舉  
值遷邑崧瀍未獲周密五權五量竟不就果自爾迄今



率多褫落金石虛懸宮商未會伏惟陛下至聖承天纂  
戎鴻烈以金石未協詔臣緝理謹卽廣搜秬黍選其中  
形又採梁山之竹更裁律呂制磬造鐘依律並就但權  
量差謬其來久矣頃蒙付并州民王顯進所獻古銅權  
稽之古範考以今制鐘律準度與權參合昔造猶新始  
矧若舊異世同符如合規矩樂府先正聲有王夏肆夏  
登歌鹿鳴之屬六十餘韻又有皇始五行勺舞太祖初  
興置皇始之舞復有吳夷東夷西戎之舞樂府之內有  
此七舞太和初郊廟但用文始五行皇始三舞而已竊  
惟周之文武頌聲不同漢之祖宗廟樂又別伏惟皇魏

四祖三宗道邁隆周功超鴻漢頌聲廟樂宜有表章或  
文或武以旌功德自非懿望茂親雅量淵遠博識洽聞  
者其孰能識其得失衛軍將軍尚書右僕射臣高肇器  
度微雅神賞入微淹讚大猷聲光海內宜委之監就以  
成皇代典謨之美昔晉中書監荀勗前代名賢受命成  
均委以樂務崇述舊章儀刑古典事光前載豈遠乎哉  
又先帝明詔內外儒林亦任高閭申請今之所須求依  
前比世宗知肇非才詔曰王者功成治定制禮作樂以  
宣風化以通明神理萬品贊陰陽光功德治之大本所  
宜詳之可令太常卿劉芳亦與主之永平二年秋尚書



令高肇尚書僕射清河王懌等奏言案太樂令公孫崇所造八音之器并五度五量太常卿劉芳及朝之儒學執諸經傳考辨合否尺寸度數悉與周禮不同問其所以稱必依經文聲則不協以情增減殊無準據竊惟樂者皇朝治定之盛事光贊祖宗之茂功垂之後王不刊之制宜憲章先聖詳依經史且二漢魏晉歷諸儒哲未聞器度依經而聲調差謬臣等參議請使臣芳準依周禮更造樂器事訖之後集議並呈從其善者詔可芳上尚書言詞樂諧音本非所曉且國之大事亦不可決於數人今請更集朝彥衆辨是非明取典據資決元凱然

後營制肇及尚書邢巒等奏許詔可於是芳主脩營時揚州民張陽子義陽民兒鳳鳴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文顯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鐘聲管絃登歌聲調芳皆請令教習參取是非

永平三年冬芳上言觀古帝王罔不據功象德而制舞名及諸樂章今欲教文武二舞施之郊廟請參制二舞之名竊觀漢魏已來鼓吹之曲亦不相緣今亦須制新曲以揚皇家之德美詔芳與侍中崔光郭祚黃門游肇孫惠蔚等四人參定舞名并鼓吹諸曲其年冬芳又上言臣聞樂者感物移風諷氓變俗先王所以教化黎元湯



武所以

闕一版

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神龜二年夏有

司問狀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之律後雖有存曉之者尠至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但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授琴文嘗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數眊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未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量權歷出自黃鐘雖造管察氣經史備有但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原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

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語其大本居然微異至於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閑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有乖謬案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鐘始復黃鐘作樂器隨月律是爲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爲宮而商角徵羽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公孫崇止



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爲宮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  
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第自是不足何者黃鐘爲聲氣  
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鐘爲宮太簇爲商林鐘爲徵則  
宮徵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  
應鐘爲宮大呂爲商蕤賓爲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  
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爲宮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  
爲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中呂爲宮則十二律內  
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爲十二之竅疑變律之首依京房  
書中呂爲宮乃以去滅爲商執始爲徵然後方韻而崇  
乃以中呂猶用林鐘爲商黃鐘爲徵何由可諧仲儒以

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準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  
濁是則爲難若依案見尺作準調絃緩急清濁可以意  
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志唯云準形如瑟十三  
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鐘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鐘相得  
案盡以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以不柱有高下絃有粗  
細餘木二絃復應若爲致令攬者望風拱手又案房準  
九尺之內爲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  
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爲於準一寸之  
內亦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準一分之內乘  
爲二十分又爲小分以辨彊弱中間至促雖復離朱之



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會考驗但前却中柱  
使入準常尺分之內則相生之韻已自應合分數既微  
器宜精妙其準面平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  
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  
又中絃粗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  
聲令與黃鐘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盡出六十律清濁  
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豫張使臨  
時不動卽於中絃案盡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  
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  
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瑟調以宮爲主清調

以商爲主平調以宮爲主五調各以一聲爲主然後錯  
採衆聲以文飾之方如錦繡上來消息調準之方並史  
文所略出仲儒所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仲儒尋準  
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緩急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親掌  
其事尚不知藏中有準旣未識其器又焉能施絃也且  
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  
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一毫所得皆關  
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爲奇哉但仲儒自省膚淺才  
非一足正可粗識音韻纔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夤  
奏言金石律呂制度調均中古已來尠或通曉仲儒雖



魏書卷一百九 樂志 三  
粗述書文頗有所說而學不師授云出已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成勅用舊之旨輒持已心輕欲制作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蓋非常人所明可如所奏

正光中侍中安豐王延明受詔監脩金石博探古今樂事令其門生河間信都芳考算之屬天下多難終無制造芳後乃撰延明所集樂說并諸器物準圖二十餘事而注之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也

普泰中前廢帝詔錄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管理金石永熙二年春稚瑩表曰臣聞安上治民莫善於禮移

風易俗莫善於樂易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書曰戛擊鳴球拊搏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詩言志律和聲敦敘九族平章百姓天神於焉降歆地祇可得而禮故樂以象德舞以象功干戚所以比其形容金石所以發其歌頌薦之宗廟則靈祇饗其和用之朝廷則君臣協其志樂之時義大矣哉雖復沿革異時晦明殊位周因殷禮百世可知也太祖道武皇帝應圖受命光宅四海義合天經德符地緯九戎荐舉五禮未詳太宗世祖重輝累耀恭宗顯祖誕隆丕基而猶經營四方匪遑制作高祖孝文皇帝承太平之緒纂無爲之運



帝圖既遠王度惟新太和中命故中書監高閭草創古樂閭尋去世未就其功閭亡之後故太樂令公孫崇續脩遺事十有餘載崇敷奏其功時太常卿劉芳以崇所作體制差舛不合古義請更脩營被旨聽許芳又釐綜久而申呈時故東平王元匡共相論駁各樹朋黨爭競紛綸竟無底定及孝昌已後世屬艱虞內難孔殷外敵滋甚永安之季胡賊入京燔燒樂庫所有之鐘悉畢賊手其餘磬石咸爲灰燼普泰元年臣等奉勅營造樂器責問太樂前來郊丘懸設之方宗廟施安之分太樂令張乾龜答稱芳所造六格北廂黃鐘之均實是夷則之

調其餘三廂宮商不和共用一笛施之前殿樂人尚存又有沽洗太簇二格用之後宮檢其聲韻復是夷則於今尚在而芳一代碩儒斯文攸屬討論之日必應考古深有明證乾龜之辨恐是歷歲稍遠伶官失職芳又殂沒遺文銷毀無可遵訪臣等謹詳周禮分樂而序之凡樂園鐘爲宮黃鐘爲角太簇爲徵姑洗爲羽若樂六變天神可得而禮函鐘爲宮太簇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若樂八變地祇可得而禮黃鐘爲宮大呂爲角太簇爲徵應鐘爲羽若樂九變人鬼可得而禮至於布置不得相生之次兩均異宮並無商聲而同用一徵書曰於



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八音克諧神人以和計五音不具則聲豈成文七律不備則理無和韻八音克諧莫曉其旨聖道幽玄微言已絕漢魏以來未能作者案春秋魯昭公二十年晏子言於齊侯曰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二體三類四物五聲六律七音八風九歌以相成也服子慎注云黃鐘之均黃鐘爲宮太簇爲商姑洗爲角林鐘爲徵南呂爲羽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一懸十九鐘十二懸二百二十八鐘八十四律卽如此義乃可尋究今案周禮小胥之職樂懸之法鄭注云鐘磬編縣之二八十六枚

漢成帝時犍爲郡於水濱得古磬十六枚獻呈漢以爲瑞復依禮圖編懸十六去正始中徐州薛成送玉磬十六枚亦是一懸之器檢太樂所用鐘磬各一懸十四不知何據魏侍中謬襲云周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今之樂官徒知古有此制莫有明者又云樂制旣亡漢成謂韶武武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鐘舞文始以祀天地奏太簇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鈞以祀宗廟祀圓丘方澤羣廟祫祭之時則可兼舞四代之樂漢亦有雲翹育命之舞罔識其源



漢以祭天魏時又以雲翹兼祀圓丘天郊育命兼祀方澤地郊今二舞久亡無復知者臣等謹依高祖所制尺周官考工記鳧氏爲鐘鼓之分磬氏爲磬倨闕之法禮運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之義以律呂爲之劑量奏請制度經紀營造依魏晉所用四廂宮懸鐘磬各十六懸塤箎箏筑聲韻區別蓋理三稔於茲始就五聲有節八音無爽笙鏞和合不相奪倫元日備設百僚允矚雖未極萬古之徽蹤實是一時之盛事竊惟古先哲王制禮作樂各有所稱黃帝有咸池之樂顓頊作承雲之舞大章大韶堯舜之異名大夏大濩禹湯之殊稱周言大武

秦曰壽人及焚書絕學之後舊章淪滅無可準據漢高祖時叔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迎神廟門奏嘉至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通所作也高祖六年有昭容樂禮容樂又有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安世樂高祖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者高祖四年作也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舜韶舞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五行舞者本周舞秦始皇二十六年更名曰五



行也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明天下之安和也孝景以武德舞爲昭德孝宣以昭德舞爲盛德光武廟奏大武諸帝廟並奏文始五行四時之舞及卯金不祀當塗勃興魏武廟樂改云韶武用虞之大韶周之大武總號大鈞也曹失其鹿典午乘時晉氏之樂更名正德自昔帝王莫不損益相緣徽號殊別者也而皇魏統天百三十載至於樂舞迄未立名非所以聿宣皇風章明功德贊揚懋軌垂範無窮者矣案今后宮饗會及五郊之祭皆用兩懸之樂詳攬先誥大爲紕繆古禮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大夫判懸士特懸皇后禮數德合王者名器所資

豈同於大夫哉孝經言嚴父莫大於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卽五精之帝也禮記王制庶羞不踰牲燕衣不踰祭服論語禹卑宮室盡力於溝洫惡衣服致美於黻冕何有殿庭之樂過於天地乎失禮之差遠於千里昔漢孝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祀泰一於甘泉祭后土於汾陰皆盡用明其無減普泰元年前侍中臣孚及臣瑩等奏求造十二懸六懸裁訖續復營造尋蒙旨判今六懸旣成臣等思鐘磬各四鈸鐃相從十六格宮懸已足今請更營二懸通前爲八宮懸兩具矣一具備於太極一具列於顯陽若圓丘方澤上辛四時五郊社稷



諸祀雖時日相凝用之無闕孔子曰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傳曰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然則天地宗廟同樂之明證也其升斗權量當時未定請卽刊校以爲長準周存六代之樂雲門咸池韶夏濩武用於郊廟各有所施但世運遙緬隨時亡缺漢世唯有虞韶周武魏爲武始咸熙錯綜風聲爲一代之禮晉無改造易名正德今聖朝樂舞未名舞人冠服無準稱之文武舞而已依魏景初三年以來衣服制其祭天地宗廟武舞執干戚著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袂黑韋鞮文舞執羽籥冠委貌其服同上其奏於廟庭武舞武

弁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練領袖皂領袖中衣虎文畫合幅袴白布袂黑韋鞮文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合幅袴服同上其魏晉相因承用不改古之神室方各別所故聲歌各異今之太廟連基接棟樂舞同奏於義得通自中煩喪亂晉室播蕩永嘉已後舊章湮沒大武皇帝破平統萬得古雅樂一部正聲歌五十曲工伎相傳間有施用自高祖遷居世宗晏駕內外多事禮物未周今月所有王夏肆夏之屬二十三曲猶得擊奏足以闡累聖之休風宣重光之盛美伏惟陛下仁格上皇義光下武道契玄機業隆寶祚思服典章留心軌物



反堯舜之淳風復文武之境土飾宇宙之儀刑納生人  
於福地道德熙泰樂載新聲天成地平於是乎在樂舞  
之名乞垂旨判臣等以愚昧參廁問道呈御之日伏增  
惶懼詔其樂名付尚書博議以聞其年夏集羣官議之  
瑩復議曰夫樂所以乘靈通化舞所以象物昭功金石  
播其風聲絲竹申其歌詠郊天祠地之道雖百世而可  
知奉神育民之理經千載而不昧是以黃帝作咸池之  
樂顓頊有承雲之舞堯爲大章舜則大韶禹爲大夏湯  
爲大濩周曰大武秦曰壽人漢爲大予魏名大鈞晉曰  
正德雖三統互變五運代降莫不述作相因徽號殊別

者也皇魏道格三才化清四宇弈世載德累葉重光或  
以文教興邦或以武功平亂功成治定於是乎在及主  
上龍飛載造景命惟新書軌自同典刑罔二覆載均於  
兩儀仁澤被於四海五聲有序八音克諧樂舞之名宜  
以詳定案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有次第滅學以  
後經禮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請以韶武爲崇德武  
舞爲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章云高張四縣神來燕饗  
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  
體同至尊理無減降宜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  
同舊式庶得以光贊鴻功敷揚大業錄尚書事長孫稚



已下六十人同議申奏詔曰王者功成作樂治定制禮以成爲號良無間然又六代之舞者以大爲名今可準古爲大成也凡音樂以舞爲主故干戈羽籥禮亦無別但依舊爲文舞武舞而已餘如議

初侍中崔光臨淮王彧並爲郊廟歌詞而迄不施用樂人傳習舊曲加以訛失了無章句後太樂令崔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鐘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於樂府瑩依而上之九龍所錄或雅或鄭至於謠俗四夷雜歌但記其

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謬舛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今見傳習其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矣

初高祖討淮漢世宗定壽春收其聲役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荆楚四聲總謂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兼奏之其圓丘方澤上辛地祇五郊四時拜廟三元冬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各有差等焉



正波四神扶陳三六之至如歸

高臨情載或世宗或壽春外其

大參古

第五而

卷六



